安徽古籍叢書萃編

舌華録

明·曹臣 撰

陸林 校點

黃山書社

安徽古籍叢書

ISBN 978-7-5461-4295-1

9 787546 142951 >

定價：100.00 圓

安徽古籍叢書萃編

舌華録

明・曹臣 撰　陸林 校點

安徽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黄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舌华录 / (明) 曹臣撰 ; 陆林校点.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4.1
(安徽古籍丛书萃编)
ISBN 978-7-5461-4295-1

Ⅰ. ①舌… Ⅱ. ①曹… ②陆… Ⅲ. ①格言-汇编-中国-古代 Ⅳ. ①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212 号

舌华录

出 版 人 任耕耘
策　　划 任耕耘 赵国华 汤吟菲
执行策划 汤吟菲 徐娟娟
责任编辑 赵国华 徐娟娟 张元婷

装帧设计 未　氓
责任印制 戚　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762 63533768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461-4295-1　定价 1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与黄山书社印制科联系 电话:0551-63533725)

第四届《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德寬

副主任委員

諸偉奇

丁　放

彭君華

委員（按姓氏筆畫順序）

卞　利　方錫球　牛繼清　王啓才

吴先伍　施立業　胡傳志　紀健生

陳　林　張玉才　曹小雲　曹天生

程德和　楊　軍　楊應芹　趙國華

鮑　恒　樊嘉禄

序

黃德寬

值此《安徽古籍叢書萃編》編輯出版之際，欣逢新時期安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步入而立之年！三十年來安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值得認真地進行一番回顧總結。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成立了以李一氓同志爲組長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正式拉開了新時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序幕。一九八四年，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建立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由時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魏心一同志挂帥，聯合了省新聞出版局等政府部門和安徽大學等高等院校、研究單位，正式啓動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同年，安徽專業古籍出版單位黃山書社也宣告成立。安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三十年間，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堅持初衷，克服困難，在政府部門的支持和社會賢達

的關心下，經過學者們的艱辛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安徽古籍叢書》的編纂出版。

《安徽古籍叢書》凝結了當代安徽傳統文化研究領域衆多學者與專家的心血和汗水。以吴孟復先生爲代表，組成《安徽古籍叢書》第一屆編審委員會，賡續安徽先哲編刊地方叢書盛業，梳理文獻綫索，擬訂叢書子目，擘劃編纂體例。遵循嚴格的學術規範，《安徽古籍叢書》自一九八九年三月刊出第一種——《舊聞隨筆》，截至二〇一三年底，連同修訂再版，出版已突破百種，成爲我國當代古籍整理一個有影響力的品牌。

收入《安徽古籍叢書》的各類古籍，既有朱熹、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程瑶田、黄生、包世臣、楊仁山、吴汝綸等學術巨擘的著作，也有張孝祥、錢澄之、方苞、方文、施愚山、姚鼐、吴敬梓等文學名家的作品；此外，包拯、朱升、朱元璋、阮大鋮、姚瑩、方孝標、劉銘傳等皖籍著名歷史人物的著述也盡在其中。正是因爲歷代賢哲創造的精神財富，使得《安徽古籍叢書》一經出版即蜚聲海内外，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李一氓同志曾經撰文，欣喜地表示：

『現在有一個好現象，安徽要編印新的《安徽叢書》。』當代著名學者金克木、胡道静、張岱年、程千帆等先生稱道『這是安徽文化事業的一項盛舉』。法國漢學家戴廷傑也對《安徽古籍叢書》堅持嚴格的學術規範稱賞不已。

《安徽古籍叢書》的順利編輯出版，還因爲改革開放帶來的時代機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文化繁榮昌盛，使得《安徽古籍叢書》能够得到有關方面的財力支持。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在發軔之時，就不斷有項目入選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得到國家各方面的有力支持。最新公布的《二〇一一—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包括《方以智全書》在内的新列《安徽古籍叢書》項目品種就多達四十八種。安徽古籍的整理編纂工作，正是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大格局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展現着美好的未來。

《安徽古籍叢書》的編纂出版，安徽大學『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發揮了重要作用。古籍辦的同志們長期堅守在古籍整理出版崗位，甘於清苦，默默奉獻，辛勤耕耘，爲《安徽古籍

叢書》的編纂和安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二〇一〇年，在『全國專業古籍出版社社長年會暨全國優秀古籍圖書評獎會』上，時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同志作題爲《無愧歷史 珍惜時代 出好精品》的講話，指出：『安徽是堅持地方古籍整理工作最好的省份。不少地方古籍辦幾乎都撤了，或名存實亡，安徽則堅持不輟，并做了大量工作。』

黨的『十八大』從戰略層面提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强國建設，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安徽古籍叢書》立足鄉邦文獻的整理編纂，因應了國家文化建設的宏偉規劃，是文化强省乃至文化强國建設事業的題中應有之義。這項事業遠非一兩代人所能完成，正如一九八一年中央三十七號文件所指出的，『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安徽古籍叢書》煌煌巨制，結構開放，歷時久遠。回顧過去，出版較早的圖書有些已經絶版；叢書版式、裝幀也屢經變更。爲適應集中展示、收藏和研究的需要，對已經出版的《安徽古籍叢書》進行階段性的集中梳理，適當遴選，統一版式，影印出版本套叢書是十分必要的。

作爲首套《安徽古籍叢書》選編本，我們希望通過這套書的出版發行，能使更多的讀者瞭解、認識和利用好《安徽古籍叢書》，有更多的皖籍、非皖籍專家學者參與到安徽地方歷史文獻的研究整理工作中來，讓《安徽古籍叢書》在未來不斷發展壯大。這是我們在新時期安徽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三十年之際的殷殷屬望！

二〇一四年六月

凡例

一、本編從二〇一〇年（包括二〇一〇年）以前出版的《安徽古籍叢書》中選取文獻資料價值大、校點整理質量上乘、學界仍有需求的圖書進行重印。

二、二〇一〇年以後出版者因市場上新書尚多，此次不復列入。早期所版《文學研究法》《舊聞隨筆》《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桐城耆舊傳》《爾雅翼》等雖均爲叢書的中堅，因已有修訂新版，此次亦不復列入。《安徽古籍叢書附輯》整體不予列入。

三、所選圖書按初版時間先後順序編排。

四、采用原版掃描影印，不重新録排，儘量保存原書面貌。原書頁眉中的明顯編輯錯誤，逕改不出校；《竇山公家議校注》《康輶紀行 東槎紀略》兩種原書無頁眉，現統一補加。

五、重新設計製作封面，統一規格、工藝。一律采用大三十二開本，精裝。《説文假借義證》一書原版爲十六開，一個頁面放兩個中國頁，此次按統一開本重新排版，一個頁面放半個中國頁。

并新附《説文假借義證索引》於該書書末，以方便讀者檢索。《毛詩後箋》《吴汝綸全集》《田間詩學》《説文假借義證》等原書規模較大，爲方便讀者閲讀，現重新分册。另，《寶山公家議校注》保留原書西式裝訂方式。

六、收録叢書文獻由於各種原因，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請讀者批評指正。

第四届《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二〇一四年六月

安徽古籍丛书

明·曹臣撰

舌华录

陆林校点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舌华录/(明)曹臣撰;陆林校点. -合肥:黄山书社,1999.1

(安徽古籍丛书/《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纂)

ISBN7-80630-361-8

Ⅰ.舌… Ⅱ.①曹…②陆… Ⅲ.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Ⅳ.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267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责任编辑:贾东亮 艾禾草

装帧设计:王国亮 古 众 责任校对:贾东亮 南 亩

定价:13.50 元

(凡发现本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　　问　丁继哲　刘永年　杜维佑　李广涛　陈基余　张立一　郑锐　郑淮舟　胡　坦
　　胡云龙　秦德文　侯　永　陶有法　崔剑晓　傅大章　潘锷镈

主　　任　魏心一

副 主 任　王　坦　龚存玲

委　　员　刘学锴　陈贤忠　余焰炉　周心田　汪石满　徐东平　诸伟奇　黄书元　黄德宽
　　黎　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 事 长　余焰炉

副理事长　方俊文　季昌清

常务理事　丁光涛　仉贻壬　卞兆龙　朱邦福　朱维芳　汤才欣　吴存心　张世云　张振明
　　陈桂生　郑英保　赵敏生　钱　进　郭化兰　董学仁　穆建科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任继愈　安平秋　许逸民　吴小如　金克木　周一良　周绍良　赵朴初　胡道静
　　祖保泉　贾文昭　傅璇琮　舒　芜

主任委员　刘学锴

副主任委员　严云绶　黄德宽　韩酉山

委　　员　孙文光　任弘毅　纪健生　余国庆　沙宗复　胡金望　夏秀流　陶新民　诸伟奇
　　蒋国保　鲍善淳

按姓氏笔画排列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先哲遗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时间一般以「五四」之前为限，根据内容，分类成辑。注意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和注释、今译。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订

前言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其卓越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续书者、仿作者历代不绝。降至明代，著名的除了《何氏语林》（何良俊）、《皇明世说新语》（李绍文）等著述外，又出现了专记清言俊语的《舌华录》。这种别具一格的编著，是世说体小说的创新和发展。

世说体小说以记述历代人物的逸闻轶事为内容，往往能截取片言只语或畸行琐事，表现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鲁迅先生称之为『志人』小说。『志人』与『志怪』分道扬镳，成为我国笔记小说的两大支派。

赏心悦目是这类作品的主要创作动机。鲁迅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这类作品『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点，使它与叙事记人的正史以及羽翼正史的杂史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

式。尽管所记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事迹也并非向壁虚构，因而具有史料价值，但所取角度在于娱人，其功能首先在于供人欣赏。所以，对这类作品，我们无须胶着于史实的查核，而不妨径直当小品文读，当微型小说读，在受到思想启悟的同时，也得到审美享受。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谈到文体分类时，把《世说新语》类型的作品名之为『琐言』（见《史通·杂述》）。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也将『琐语』列为一派。用『琐言』或『琐语』来概括这一类小说的形式特征，大致也符合实际。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的机敏睿智，常能通过对话而显露出来。在曹臣之前，华亭陈继儒曾编有《古今韵史》十二卷，『是书摭拾诸书韵语，分类编次』，『皆以古事与明人事参录，亦《世说新语》之支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舌华录》的编著者可能受到此类作品的启示，进一步抓住这一体裁的特征，把《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捷悟》、《排调》等诸篇加以扩展，摘取历代近百种史籍杂著中的名言韵语，并掺入当代人士的言论，细加分类，厘为九卷十八类，编纂成册。书名取于佛经，即舌本莲华之意。编者曹臣，字荩之，安徽歙县人，生活在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参与此举的有曹臣的密友吴苑（字鹿长）和大名鼎鼎的公安派诗人袁中道（字

小修)。

《舌华录》注意收录当代人士的言论入编，并且不避自我标榜之嫌，把编者自己的事迹也收入作品。这一方面打破了『世说体』小说的体制，为后来的同类小说(例如清代王晫的《今世说》)开创了先例；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作者的生平留下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清语》『罗远游』条云：

罗远游家呈坎山中，多古书旧帖，曹臣常过之，数日不归。一日，臣欲急归，罗留之，不允。时天欲雨，邻山初合，松竹之颠，半露云表，指谓臣曰：『汝纵不恋故人，忍舍此米家笔耶？』复留累日。

罗远游名逸，歙县呈坎人，工诗，见赏于钟惺，与潘之恒同为李维桢客。家贫，岁尽无蓄储(见民国《歙县志·人物志·诗林》)。尝自叹『历贫而未历富，历贱而未历贵』(《愤语》)。可见他是个穷而在下、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

为《舌华录》作序的潘之恒，字景升，歙县人，也与曹臣交契。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介绍，他是个以倜傥奇伟自负的人，好结客，能急难。侨居金陵，征歌度曲，纵酒乞食，竟以佯狂落魄而终。《舌华录》有多处记载他的事迹，从这些记载中，我们知道他原来家富巨万，皆因豪放好客耗尽。贫后，客来者仍众。晚年奉佛诵经以

自遣，被视为『有发僧』（《谑语》）。所撰《舌华录序》深寓佛教哲理，可作印证。其他见之于《舌华录》的曹臣友人，如郝公琰、吴正子等，皆为落拓不羁、佯狂使气之士。

在曹臣众多的交往中，特别应当提及的是吴苑，这不仅因为他是《舌华录》的襄成者，与曹臣的关系最为亲近，而且《舌华录》记载他的材料为数最多。作品保存了由他撰就的十八则小序，充分反映了他的识见和情趣，是阅读作品的纲要性提示；同时，还在书中有十多处写到他的作风和言论。他性情坦率，『不事矫饰，每遇风雅洗剔之辈，辄皆扫落』（《浇语》）。他虽奉斋，却又『饮酒挟姬，杂茹五辛诸菜』（《慧语》），而且与金陵妓女沙宛在痴情相爱（见《名语》）。总之，他是个不拘礼法、风流倜傥的名士。与吴苑、潘之恒之类的人物密切往还，由此也可知曹臣的身份和作风。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载有『曹山人臣』一条，文中提到曹臣为之访求古书，与上文引罗远游条，因罗氏多古书旧帖而曹臣流连忘返之事正合。钱氏还记载了曹臣殁于白下。我们知道，南京是明朝陪都，人文荟萃，曹臣的同乡如潘之恒便侨居南京。吴苑的籍贯一时虽然无考，但他曾居南京也是无疑问的。《舌华录》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潘氏为之作序，此年潘氏行踪不明，但吴苑与曹臣合作，

此书很可能编就于南京。时过二十三年，钱谦益与曹臣晤面时，说他『角巾布袍，落落有逸气』，又数次为钱氏访求古书，可见他对南京书肆或学界的熟悉。

《舌华录》精心选录了从先秦两汉到明代各阶层人士的传闻佚事，其中晚明人遗事入选颇多，因此保存了卷首所列九十九种著作之外的史料。全书共千馀条，历史跨度大，涉猎范围广，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历代许多脍炙人口的妙语警句，多被汇编到书中。如：『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名语》引马援语）『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愤语》引毛伯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豪语》引吕蒙语）『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事乡里小儿也。』（《傲语》引陶渊明语）『当今之世，非独君能择臣，臣亦能择君。』（《讥语》引马援语）以及『汝妄言之，吾妄听之』（《韵语》引苏轼语），如此等等，妙语连珠，美不胜收。作为一部浓缩的知识宝库，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思想教益。

富于哲理意味是本书所录条目的共同特点。精彩的人物对话，往往根源于对生活的真知灼见。从总体上看，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人观察生活的局限，甚至有曲解生活的地方，应当予以批判。但其中健康的东西毕竟反映了生活的某些真实，对读者会有启发。如《慧语》载：『黄蘗祖师曰：「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念头稍缓时，便宜庄诵一遍。』《名语》载：『西山先生问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西山由此务读。』类似这样的至理名言，全书俯拾皆是，可作座右铭来读。有的条目，对人世的体察，深微锐利，入木三分。如《慧语》记陈继儒的话：『有人闻善则疑之，闻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这样的话可谓诛心之论。又如：

陈继儒曰：『势在则群蚁聚膻，势去则饱鹰飏汉。悠悠浊世，今古皆然。有识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刚肠，但请拭叔度之冷眼。』

这种对封建社会人际冷暖关系的揭露，含有普遍意义，惟其所取态度过于消极罢了。

书中更多的内容是表现人物在应酬世务中的机敏智慧，从下例可见一斑。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比书法）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也。』（《狂语》）

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王僧虔这种既能维护身价又不伤齐帝自尊的不答之答，可谓善作周旋而娴于辞令了。

有些记述，虽然多从语言技巧上来显示人物的风范，但所记事体本身却含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如《韵语》记北齐高阳（显祖文皇帝）因小过而肢解薛妃，并拿她的腿

骨作琵琶，又感叹道：『佳人难再得！』又如《讥语》记明永乐帝磔杀陈迪父子时，竟割迪之肉塞入迪口，且问：『卿肉味何如？』这些记载客观上暴露了残暴帝王的骇人冷酷。再如：

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俊语》）

蜀先主衔张裕不逊，兼忿其漏言，下狱将诛之。诸葛武侯表请其罪，先主答刘备的答词是贴合统治者实情的心里话，含蓄而又儒雅，同时又充满杀机，深刻暴露了这位所谓宽宏大度的仁慈之君的不能容人，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此书编成于晚明时代，当时反对假道学提倡真性情的风气大盛。这种风气，对于本书的采录标准和框架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收录了当事人自己的风流韵事。如《韵语》中的两条：『袁中郎曰：「有人隔帘闻堕钗声而不动念者，此人不痴则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金陵女郎沙宛在，破瓜未久，于群人中遘吴鹿长，心悦之，抛以眉语。鹿长神解，两人渐相远引。同游者欲乱之，有一客曰：「无得惊醒情禅也。」』这两条所记都是本书参编者的言行，却无避忌之心，而有自我欣赏之情，由此可窥知当时的风气。明末士人的习气和风尚，在书中有较为广泛的反映，其中对陈继儒的推崇，是突出的一例。陈继儒字眉公，华亭人，年不满三十即自除学

籍，隐居乡里，结交名公大吏，名动天下，有『山中宰相』之誉。编著甚富，《四库全书总目》收其编著二十七种，涉及史、子、集各部，但对其所有著作皆予贬抑，斥其冗芜讹舛，剽窃抄袭，几乎无一是处。《舌华录》作者却认为他是『以艺藏道』的『天下名士』（《名语》），大量收载陈氏语录，如《慧语》共九十六条，陈氏即有十一条。若作细细审读，不难看出其矫揉造作痕迹，偶露市侩之气。如说：『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名语》）这种教唆邀名的伎俩，假名士之心态毕现。《谑语》云：『陈眉公好赏雪，每谓客曰：「古今二钝汉，袁安闭门，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许题目。」』这样的评议，已远离《世说》『玄虚』、『简远』的宗旨。此类情况，在书中尚多，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明末士风的败坏。

此书由于博取广收，在语言风格上就有多方面的特征，有的深沉庄重，有的诙谐洒脱，有的涵义隽永，耐人寻味；有的语意浅显，一目了然。格调的多样，而又能和谐地统一在叙事的简洁和语言的凝炼上。《名语》首引吴苑的话说：『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矫；粗狂之士非不恶，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矫，真而不粗，非惟越俗名流，实是世间能士。』这里说的『清而不矫，真而不粗』颇能道出编书者的审美追求。

在许多条目中，如豪、狂、傲、谑、清等类中，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审美意识。惟其分类太细太密，一些条目勉强归类，虽编次有先后之别，实乃互相交叉，反觉混淆不清。袁中郎在评语中已有调整，曹臣为尊重吴苑的『前意』，一律不作更动。

陆林同志潜心国故，兀兀穷年，成果累累。最近又整理校点了此部皖人笔记名作，嘱我撰写前言。我于此素无研究，匆匆翻阅一过，写成以上读后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李灵年

一九九八年元月于南京师大古文献研究所

凡例

一、所采诸书，惟取语不取事；即语涉鄙俚不甚佳者，亦弃去：此『舌华』本义。

一、所取在仓卒口谈，不取往来邮笔，以其乃笔华。非舌华，即有佳者不录。

一、吴鹿长参定后，经袁小修评点。其中分类有小出入者，袁已笔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见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伤鹿长前意。

一、采古人书不敢一字增损，唯近书有不成语者，小有改易。盖吾改语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书中采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闻之语，说之者常溢，听之者常谬。以溢复谬，其中不无一二差移，读之者或可见宥。

一、古今书集如牛毛，天下语言如蚊响。以此小帙，遂名『舌华』，是以蠡指海耳。盖所取在一案之书，所闻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广。

采用书目

世说新语
史记
汉书
唐书
晋书
庄子
宋书
十六国春秋
何氏语林
南北史
唐语林
唐世说
逸民录

国史补
见闻录
本事诗
砚笺
朝野佥载
婆娑园语
资谈录
谈宾录
稽神录
明世说
雪涛小书
夷坚志
四部稿

六语
赢藤三扎
坡仙集
羯鼓录
南齐记
唐会要
谈薮
耳谈
李氏焚书
韩子
晏子
左传
嘉话录

苏米谈史
陆树声稿
伽蓝记
初潭集
开元天宝遗事
东轩笔录
闲窗括异
青箱杂记
山谷集
酉阳杂俎
长者言
书断
大唐新语

笑林
颜氏家训
太函集
东坡外稿
御史台
续笑林
启颜录
唐杂记
商芸小说
闽川多士传
渚宫旧事
清波杂志

皇明通纪
松窗括异
容斋随笔
卢氏杂说
开天传信记
摭言
小名铭
独异志
云溪友议
北梦琐言
因话录
玉泉子

乐善录
蠡海集
泊宅编
避暑录话
游宦纪闻
梦溪笔谈
建文书法
墨庄漫录
东坡志林
渑水燕谈
艾子
冷斋夜话

归田录
石林燕语
松窗杂录
玉堂闲话
妖乱志
三国志
贫士录
甲秀园稿
侍儿录
自得语
五语〔一〕

〔一〕最后两书目原本无，据南图藏本补。

目次

前言（李灵年）……一
凡例……一
采用书目……二

卷一

慧语第一……一
名语第二……二二

卷二

豪语第三……三六
狂语第四……四五
傲语第五……五六

卷三

冷语第六……六二
谐语第七……七八

卷四

谑语第八……九八

卷五

清语第九……一二四
韵语第十……一三四

卷六

俊语第十一……一五二
讽语第十二……一六三

卷七

讥语第十三……一七三
愤语第十四……一九四

卷八

辩语第十五……二〇一
颖语第十六……二一〇

卷九

浇语第十七 …… 二二〇
凄语第十八 …… 二三五
附录
夜棹歌引(明·曹臣) …… 二四二
舌华录序(明·潘之恒) …… 二四三
舌华录序(明·袁中道) …… 二四四
陶庵梦忆(明·张岱) …… 二四五
文几山人传(清·曹度) …… 二四六
列朝诗集小传(清·钱谦益) …… 二四八
四库全书总目 …… 二四八
郑堂读书记(清·周中孚) …… 二四九
笔记小说大观·舌华录提要 …… 二四九
作者和版本考述(校点后记) …… 二五〇
舌华录人名索引 …… 一

舌华录卷一

慧语第一

吴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结习，慧为了语，慧之义不大乎？慧之在舌，机也，有狂、智之别焉。狂之不别有智，如智之不识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两而别之，则金粟如来氏矣。如来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须弥，刹那可以称万劫，其中倒拈顺举，无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语第一。

一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一獐一鹿同笼以献。客问元泽：『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泽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二

苏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

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婢曰：『满腹都是机械。』袁评：前二婢俗，知亦可人。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袁评：予肚皮如东坡，而婢不如朝云。

三

庞安（时）聋而颖悟，人与之言，以指画字，不尽数字，辄了人意。苏东坡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尔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袁评：慧口道谐语。

四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一日，与至寺中，见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袁评：玄之凡儿。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五

杨德祖为主簿，时操既平汉中，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操出教，唯曰『鸡肋』。外曹莫能晓，德祖曰：『夫鸡肋，食之无所得，弃之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白外，称严装〔一〕，操果回师。

六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袁评：

问亦佳。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众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七

王侍中尝因侍宴，高祖问群臣：『朕为有、为无？』袁评：问奇。侍中答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

八

王介甫尝见举烛，因言：『佛书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得配日月？』吕吉甫曰：『日昱乎昼，月昱乎夜，灯光昱乎昼夜。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介甫以为然。袁评：强解，亦可。

九

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樨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悟服。

一〇

黄子琰少即辩慧，建和中尝日食，京师不见。子琰祖太尉，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对，未知所况。子琰年七岁，时在侧，曰：『何不言「日食之馀，如月之初」？』

一一

薛西源［原］性好施，尝脱绵袄施贫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济之？』薛曰：『吾为见者赠

耳。」袁评：见牛未见羊同意。

一二

熊际华曰：「梦以昨日为前身，可以今夕为来世。」

一三

永乐改元，徙江南富民实北京。黄润时年十岁，其父当行，乃诣官请代。官不从，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长。」官异，可从之。

一四

陆氏兄弟游龙潭寺，见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狱。」兄曰：「是彼极乐世界。」袁评：衣带悟珠之语。

一五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之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袁评：此处极难转语，非慧口不能。

一六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嬉。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袁评：若以此入「辩语」，则无佳致矣。

一七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一身，二儿可得全不？』袁评：丈夫凄语。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一八

中朝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

一九

庾公常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袁评：佛当喝醒。

二〇

庾法畅从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袁评：此处当作一转语：贪者求，廉者与。

二一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二二二

简文崩，孝武年十馀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二二三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袁评：问者太难，未必能自了。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二二四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袁评：善譬。

二二五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之，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举众从其义。袁评：似戏。

二二六

江夏冯京，知并州，谓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丽，闭目不窥，日以谈禅为上。」王答曰：

『若如所论，未达禅理。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

二七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耶？』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袁评：口角俊极！

二八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着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

二九

人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以为名通。袁评：微有腐意，终是慧语。

三〇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三一

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泽，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人遗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三二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果然。

三三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之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袁评：慧眼照破。

三四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因问：「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袁评：前劣后胜。

三五

韩康伯年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着襦，寻复作裈。」儿曰：「已足，不须作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

三六

陈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无月夜，有红粉而无佳人，于此不无少恨。」吴鹿长闻之

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限。』袁评：鹿长多怜心。

三七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空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三八

陈继儒曰：『有人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三九

石塔长老戒公，东坡居士昔赴登闻，戒公迓之。东坡曰：『吾欲一见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这着是砖浮图耶？』坡曰：『有缝奈何？』曰：『若无缝，争容得世间蝼蚁！』

四〇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无非钟情之至。』袁评：破千古间事。

四一

后魏陆馥，谓子琇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

四二

郑翰卿曰：『世未有怜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怜才，总归一致。』

四三

管辂年七岁，与邻里小儿戏，画地为日月星辰之状，语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鸡野鹄，尚知天时，况人乎？』袁评：鸡慧天，人慧人，故学。

四四

贾思道至性谦和，遇士大夫，虽在街道，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

四五

霍王元轨临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之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答以无长。人问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长。』

四六

黄蘖祖师曰：『「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念头稍缓时，便宜庄诵一遍。』袁评：不佳。

四七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曰：『足下食盐醋，复又何堪？』

四八

陶侃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谢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人以为德音。

四九

昙秀往惠州见苏东坡，将归，坡云：『山中人见公还，必求土物，何以应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坡曰：『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但向道此是言《法华》，裹头有灾福。』

五〇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谢，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戏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热。』袁评：慧在谐谑。

五一

宋王旦被服质素，有人货玉带者，弟以称佳，呈旦。旦命系之，问曰：『还见佳不？』弟悟，急还之。

五二

李中溪无子，恒不乐。其友谓之曰：「孔子不以伯鱼传，释迦不以罗睺传，老聃不以子宗传。待嗣而传，三教绝矣。」袁评：父不能传之于子，到此乃印。

五三

孙子荆欲云「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五四

陈眉公曰：「人生莫如闲，太闲反生恶业；人生莫如清，太清反类俗情。」袁评：无如读书饮酒，二者俱免。

五五

殷仲文劝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声。」仲文曰：「但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五六

王韶之少家贫而好学〔二〕，尝三日绝粮，执卷不辍。家人诮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袁评：有冷趣。

五七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授教。仲达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钵，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水者，欲吾清；抚大钵薤者，欲吾击强宗；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袁评：太强解。

五八

邢子才有书甚多，不甚雠校，尝谓人曰：『误书思之，便是一适。』袁评：言浅意深。

五九

蒋性中为给事，归甚清介。忽驾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进。二仆牵挽，蒋自刺船，大为他舟窘辱。二仆厉声曰：『此是蒋给事，尔无横也！』蒋不欲人知，笑谓曰：『渠岂为伊哄耶？』袁评：权智。

六〇

唐宪宗七岁，德宗抱置膝上，戏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怀中？』对曰：『是第三天子。』

六一

人馈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

曰：『公教「人啖一口」也。』袁评：不成语。

六二

屠长卿曰：『人常想病时，则尘心渐减；人常想死时，则道念自生。』

六三

丘长孺贷资于袁中郎，袁乃解所系带授之。丘有难色，袁笑曰：『尔无求我，我无求带；尔求雅人，我求俗物，尔如何现我面皮？』袁评：菩萨音。

六四

刘忠宣致政，自为寿藏记，取其平生履历刻之石。人曰：『后人为公可也。』公曰：『恐后人诬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怒耶？』

六五

唐六如画精极，尤佞佛，有诗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吴鹿长指诗笑曰：『问六如何处买来？』

六六

屠长卿曰：『挞死尸不痛，个中痛者，便非形骸。』

六七

赵大周在京师，何吉阳问曰：『大周近来何故不讲学？』大周曰：『不讲。』吉阳又问曰：『不讲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讲便成就。』

六八

吴因之曰：『造谤者甚忙，受谤者甚闲。』袁评：非慧人不闲。

六九

李崆峒作诗，一句不工，即弃去不录。何大复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终久还来。』袁评：李实无自家物。

七〇

朱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马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后勃果劣援。袁评：不尽然。

七一

杨奇为侍中，汉灵帝问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袁评：妙语。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

七二

方司徒定之，不好观剧戏，曰：『涂面带须，一悲使人堕泪，一喜使人解颐。此辈本假，世人惑真。』

七三

李卓吾谓耿中丞曰：『世人白昼寐语，公以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

七四

宋元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已图》，博弈摴蒱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力。纤浓态度，曲尽其妙，相与欢赏，以为卓绝。适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效闽人语耶？』众贤怪请其故。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袁评：与牛自中童子事类。

七五

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祭仲婿反杀之。女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袁评：正是一父处妙极。

七六

桓宣武常谓孟万年：『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渐近自然。』

七七

吴鹿长奉斋，惟饮酒挟姬，杂茹五辛诸菜。人或风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吴答曰：『未闻鸡毛与鸡舌同声。』袁评：妙。

七八

赵母嫁女，临嫁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乎？』母曰：『好尚不可为，况恶乎？』袁评：不必解，妙。

七九

钟士季粗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捶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袁评：有禅意。

八〇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顾曰：『渐入佳境。』袁评：可参。

八一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公问何谓，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耳。』袁评：语不甚俊。荆公欣然叹服。

八二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八三

孟敏尝至市贸甑，荷担堕地，坏之，径去不顾。适遇郭林宗，见而异之，因问曰：『坏甑可惜，何以不顾？』孟曰：『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八四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适子瞻自外来，子厚摩其腹以问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袁评：冷。子厚大笑。

八五

元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东坡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通云：『请祭春牛文。』东坡取笔，疾书其上云：

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

吏微笑曰：『此两句当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八六

陈眉公曰：『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袁评：平平。

八七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颐见坐中妓，即拂衣去，独明道与饮尽欢。明日，明道过伊川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无；今日本无，心上却有。』

八八

冯具区同潘景升游白岳，潘指壁上恶书，攒眉曰：『山受苦如此。』冯曰：『即作此山，不应辞苦。』中一同行者问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袁评：潘韵冯慧，同行者无碍。

八九

陈孝廉琮，构别墅于邑北之累累地。或造陈，顰蹙曰：『目中日日见此，定不乐。』陈曰：『日日见此，不敢不乐。』

九〇

我太祖祀历代帝王庙，才举爵，见元世祖像泪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尔失漠北之所本无，复何憾？』像泪寻止。袁评：点化鬼神，慧力不小。

九一

一士从王阳明学，初闻『良知』，不解；卒然起，问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哑然失笑，士惭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袁评：妙！

九二

潘景升家富巨万，皆为客尽。其弟辈皆风之曰：『吾兄如此，除是银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恭笑曰：『银山何能济，除是银水耳。』

九三

郭进治第方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筵。设诸工之座于东庑，人咸曰：『诸子安得与诸工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袁

评：进善自誉。

九四

吴给事女敏慧，后归陈子朝。陈惑一妾，遂染风疾。一日亲戚来问，吴指妾曰：『此风之始也。』袁评：谐慧。

九五

叶丞相衡，罢归金华，日与布衣友还往。公忽染疾，不怿，谓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后佳不？』客答曰：『佳甚。』公问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当逃归耳。』袁评：必非戏论。

九六

徐月英，唐江淮间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宠一营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谓徐曰：『此娘平生风流，殇犹带焰。』

校记

〔一〕『严装』，原本作『严』，南图藏本作『装』，今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引《九州春秋》『主簿杨修便自严装』改。

〔二〕『韶』各本皆误作『诏』，今据《南史·王韶之传》改。

名语第二

吴苑曰：名者，铭也。所谓不磨之语，以垂则后世，非含仁啖义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经不宜权，此可以励常姿，不可以笼上智，是世间一种攻补至药，第于慧小差。次名语第二。

一

苏琼谒东荆州刺史曹芝，芝戏曰：「卿欲官不？」答曰：「设官求人，非人求官。」芝异其对，署为参军。

二

邢子才云：「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栎。」袁评：下慧一等以此。

三

韦夏子瓘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凶问至，家人相对悲恸，而夏神色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袁评：浅理。

四

庞公隐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市。荆州刺史刘表往候之，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余独遗之以安〔一〕。』刘不能屈。

五

王敬弘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问之，答曰：『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棰。』

六

吴鹿长与诸友闲谈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吴曰：『云间陈眉公，以艺藏道，吾敬其道；毗陵刘少白，以道藏艺，吾敬其艺。天下名士，不难于知显，而难于知隐。』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痴，人爱其慧，君爱其痴，是亦一道也。』吴亦肯服。袁评：后段非名语。

七

西山先生问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西山由此务读。

八

张湛舍室修整，虽遇妻子如严君，人谓湛『诈善』耳。湛曰：『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何伤乎？』

九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里。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日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二〕；不成，祸有所归。』

一〇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三〕。』

一一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公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袁评：含蓄。

一二

司马公与子瞻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袁评：以此入名语，妙甚。

一三

陈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为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为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名

为得道。』

一四

陈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

一五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夫童稚不奇不慧〔四〕，必非异器。』袁评：可称知子莫若母。

一六

吴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矫；粗狂之士非不恶，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矫，真而不粗，非惟越俗名流，实是世间能士。』

一七

范忠宣公亲族间子弟，有请教于公者，公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一八

鲁宗道为谕德，往往易服微行，饮于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反复于肆间得之，与公谋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公曰：『但以告实。』使者曰：『然则恐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叹服。

一九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无所革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报国耳。』

二〇

马援落魄陇汉间，常谓宾客曰：『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袁评：豪！

二一

陈仲微云：『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船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陆沉天下之英雄。』

二二

项羽入关后，谓人曰：『富贵不归故乡，如着锦衣夜行耳。』袁评：无面目见江东，本此。

二三

唐李邕为左拾遗，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五〕，请付发断。则天初不应，邕在陛下，应曰：『璟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则天色解。既出，或谓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邕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张。』

二四

屠纬真曰：『荆扉才杜，便逢客过扫门；饭箩一空，辄有人求誉墓。万事从来是命，一毫夫岂由人。』袁评：亦有慧。

二五

高逞［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袁评：腐。

二六

盖宽饶曰：『富贵如传舍，惟谨慎可得久居。』

二七

刘忠宣教子读书兼力农。尝督耕雨中，告人曰：『习勤忘劳，习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袁评：句巧。

二八

万士亨、士和举进士，将之官，其父戒之曰：『愿尔辈为好人，不愿尔辈为好官。』

二九

虞谦为大理卿，谳狱每加详慎，必得其平。尝谓人曰：『彼无憾，我无憾矣。』袁评：长者言。

三〇

杨震为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三一

王湛荐种暠于河南尹田歆〔六〕，谓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近洛阳吏耶？』湛曰：『山泽未必有异士，异士未必在山泽。』

三二

汉明帝谓东平王苍曰：『天下何事为乐？』对曰：『为善最乐。』

三三

顾司马益卿云：『与其结新知，不若敦旧好；与其施新恩，不若还旧债。』

三四

马援初处田牧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值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

不则守钱虏耳。』

三五

陈眉公曰：『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

三六

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三七

闵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与道学场。人有强之者，则曰：『吟诗劣于讲学，骂座恶于足恭。两而揆之，宁为薄行狂夫，不作厚颜君子。』袁评：道学先生无地。

三八

卫玠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三九

欧阳文忠公尝言曰：『观人题壁，便识文章。』

四〇

齐王晞为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烂熟耳。』

四一

谢玄晖好奖人才，会稽孔阇粗有文章，未为时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让表，以示玄晖。玄晖嗟叹良久，自折简写之，语稚圭曰：『是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馀论。』袁评：近世绝脉。

四二

陆慧晓为晋熙王长史，寮佐造见，必起送之。或语云：『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陆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

四三

魏佛助盛誉卢思道，以卢询祖为不及。询祖曰：『见未能高飞者，借其羽毛；知逸势冲天者，剪其翅翮。』

四四

唐天后尝召徐有功，责之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

四五

许子将常到颍州，多长者之游，唯不诣陈仲弓。又陈仲举妻丧还葬，乡人俱至，许独不至。或问其故，子将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袁评：慧人。

四六

齐太祖奇爱张思光，时与款接，笑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四七

向子平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四八

陈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过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乱天下，攻小过则无全人。』

四九

陈眉公曰：『小儿辈不当以世事分读书，当令以读书通世事。』

五〇

陈眉公曰：『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五一

陈眉公曰：『有一言而伤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终身之福者，切须检点。』袁评：好理学。

五二

胡居仁家贫甚，鹑衣箪食，尚不继。或为之虑，胡曰：『身已闰义，屋已闰书，大处足矣，不必琐求。』

五三

邵文庄云：『宁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袁评：切中！

五四

都维明博学多艺，务为韬晦。乘兴画一梅，寻悔曰：『有一能即蔽一能。』袁评：大拘腐。

五五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

五六

陈眉公曰：『后生辈，胸中落「意气」两字，则交游定不得力；落「骚雅」二字，则读书定不

深心。』

五七

陈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处不走作；看豪杰，看其小处不渗漏。』

五八

罗远游曰：『大豪杰用心，恩处难知，怨处易指；琐琐君子，行藏反是。』袁评：苏秦激张仪事是也。

五九

陈继儒曰：『势在则群蚁聚膻，势去则饱鹰飏汉。悠悠浊世，今古皆然。有识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刚肠，但请拭叔度之冷眼。』袁评：感慨之语，余欲佩而不能。

六〇

费文宪公云：『观书当如酷吏断狱，用意深刻，而后能日知其所无；记书当如勇将决胜，焚舟沉甑，而后能月无忘其所能。』

六一

南杨在内阁，其子来京师，所过州县，无不馈遗，惟江陵令范理不为礼。公异之，荐为德安守。或劝当致书谢，范曰：『宰相为朝廷用人，太守为朝廷捧命，一杨一范，私而何关？』袁评：

两得。

六二

陈继儒曰：『待富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人不难有恩，而又难有礼。』

六三

吴燕孺曰：『须眉之士在世，宁使乡里小儿怒骂，不当使乡里小儿见怜。』袁评：有愤音。

六四

潘讱叔虽轻诺少恒，于友道实笃。或有受潘大恩不能报，反谤之者。袁评：潘养饿鹰。人风潘曰：『君非圣人，安得以平报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怜人既错之目，复睨此自愧欲死之人？』闻者叹服。

校记

〔一〕『余』原本作『今』，今据南图藏本改。

〔二〕『其利』，南图藏本作『君禄』。

〔三〕后两句据南图藏本补。

〔四〕『夫』原本作『大』，据南图藏本改，并参《刘宾客嘉话录》。

〔五〕此条中『璟』原皆作『景』，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唐语林》。

〔六〕『曷』各本皆作『嵩』，据《后汉书·种曷传》改。

舌华录卷二

豪语第三

吴苑曰：圣人尽而豪士出，圣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盖世间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语，几塞天地。虽过之者不无七八，而副之者亦有二三。故圣人既隐之后，不如此辈之强且干也。况志一不成，即视身如芥，慷慨之语，何其壮哉！嗟乎！波流宇宙，岂能少此辈乎？乃次豪语第三。

一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二

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三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嬉，见颜渊像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间。」王曰：「不知馀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袁评：雄而雅细。

四

胡总制宗宪读《汉书》，至终军请缨事，起叫曰：「男儿双足，当从此处插入，其他皆狼藉耳。」袁评：公不负语。

五

赵温子柔，京兆人，为郡丞，叹曰：「大丈夫当为雄飞，焉能雌伏！」遂弃官去。

六

仪真王维宁，善诗赋，草书尤精绝。家资巨万，性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续至者常增数席。人或劝其后计，王曰：「丈夫在世当用财，岂为财用？」及业尽，不能自存，犹好酒不已。人又劝其耕砚可以自给，曰：「吾学书岂为口耶？」一日，无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见落日射水粼粼，大喜曰：「此中有佳处，龙宫贝阙，或可乐吾也。」遂跃入死焉。袁评：事、语两佳。

七

艺祖将北征，京师喧言，欲立点检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间汹汹，将若之何？」时太祖

姊在厨下，举面杖击之曰：『丈夫临事，可不当自决，乃来家恐怖妇女耶！』袁评：宋室半为女子所造。

八

杨纂每云：『丈夫富贵，何必故乡？以妻子经怀，岂不沮人雄志！』

九

宗少文问侄悫曰：『若志何若？』悫对曰：『愿乘长风，破万里巨浪。』

一〇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导，与大将军敦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第四姬奉酒，形色战恐，尚不饮如故。丞相让之，大将军曰：『彼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袁评：有此主人，亦有此客。

一一

胡总制驻军海上，观海波汹涌，旷然自得。忽云尽山出，掣蹙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挠此万里长浪。』

一二

嵇中散灯下弹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时犹小，斯须转大，遂长丈馀，颜色甚黑，单衣草带，不复似人。嵇熟视良久，乃吹灭灯曰：『耻与魑魅争光。』袁评：妙甚。

一三

范晔初入狱，意便死，及上穷治其狱，遂经一旬，晔更有生望。谢综与熙先亦同事〔一〕，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为一世之雄，乃扰攘畏死乃尔耶！』

一四

李太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间，可通帝座。恨不携谢朓惊人语来，搔首问青天耳。』袁评：语俊。

一五

澹台子羽赍千金文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夹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较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

一六

梁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望远，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

一七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饬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袁评：能作能言，必非凡盗。

一八

荀济负气，每谓人曰：『会盾上磨墨作檄文。』袁评：奇想。

一九

王融行过朱雀航，闻人争路，乃推车壁曰：『车中岂可无七尺，车前岂可无八驺？』

二〇

来护儿幼卓荦，读书至『击鼓其堂，踊跃用兵』，『羔裘豹饰〔一〕，孔武有力』，舍书叹曰：『大丈夫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助功名，安能区区事砚乎！』袁评：与胡公语类，觉胡语俊。

二一

梁曹景宗谓所亲曰：『吾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鹅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胃，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来扬州作贵人，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闲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悒悒使人气尽。』袁评：语俊极！

二二二

灌夫骂李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乃效儿女曹呫哔耳语。』

二二三

秦始皇游会稽，渡钱塘。项梁与籍同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袁评：英雄语，不妨唐突。

二二四

燕王垂议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二二五

魏武帝曰：『宁使我负天下人，无使天下人负我。』

二二六

我太祖高皇帝亲祀历代帝王庙，各献爵毕，独于汉高祖增一爵，曰：『我与公，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袁评：语亦俊。

二二七

杜伏威为陈稜偏裨射中额。伏威怒曰：『不杀射我者，终不拔此箭〔三〕！』由是奋击而入，获

所射者。

二一八

祖逖渡江中流，望而叹曰：『不澄清中原，不复渡此！』

二一九

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止。归言于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二二〇

唐庄宗临斩刘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谯之曰：『事已如此，生复何益？妾请先死。』即伸颈就戮。袁评：女丈夫！

二二一

邓文昌富贵后，打金莲花杯，盛水濯足。或规之，答曰：『人生几何，要当酬平生不足也。』

二二二

汉高祖尝游咸阳，纵观秦始皇，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也。』袁评：不如项语。

三三

张敬儿拜车骑将军，王敬则戏之为褚彦回（彦回文士，故反戏之）。敬儿曰：『我马上得之，不解作华林阁勋。』

三四

陈蕃尝处一室，庭宇芜秽。父友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当扫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三五

宋海翁才高嗜酒，侧睨当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躯，岂世间凡土所能贮？合当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三六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其母。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哉！』

三七

马援将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

善言，反同众人耶？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

三八

终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与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

三九

扬子云曰：「雕虫刻篆，壮夫不为也！」

四〇

毛澄七岁善属对，姻戚长老喜之者，赠以金钱，受归即掷之曰：「吾犹薄苏秦斗大，安事此邓通縻縻？」时人奇之。

四一

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羽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于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四二

项王飨沛公，亚父谋欲杀沛公。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

入立帐下。项王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即饮酒，拔剑切肉食之〔四〕。项王曰：「能复饮乎？」哙曰：「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

四三

项籍与汉高相拒，项使人谓汉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两人耳。愿与王一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袁评：项王仁者。

校记

〔一〕「熙」前各本均缺一字，后并无「先」，今据《南史·范晔传》校补。

〔二〕「饰」原作「节」，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诗经·郑风·羔裘》。

〔三〕「拔」原作「扶」，据南图藏本改。

〔四〕「拔」原作「扶」，据南图藏本改。

狂语第四

吴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圣人尚取之，而况其下者乎？夫狂者，视己

虚若满，视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无足以当双眸者。其用志，不过欲与霄汉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义，此亦豪之亚者。次狂语第四。

一

袁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曰：『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袁评：狂人诗必不平。

二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琅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又胜肥，狂又胜痴矣。』袁评：不差。

三

曾子固为中书舍人，尝白事都堂。时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无所辞，但复问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四

王俭与王敬则同拜三公，徐孝嗣于崇礼门候俭，因誉之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与韩非同传。』袁评：妙语！

五

桑民怿好为大言，时铨次古人，以孟轲自况。袁评：狂者亦不必以孟轲比。何传问翰林文今为谁，曰：『虚无人，举天桑民怿，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罗圯［玘］。』

六

桑悦调柳州倅，不欲赴，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七

上饶娄谅过姑苏，泊舟枫桥，因和唐人诗，有『独起占星夜不眠』之句，问客曰：『我一起行，天象应动，君能见不？』

八

袁中郎同陶石簣游鉴湖，袁谓陶曰：『尔狂不如季真，饮酒不如季真，独两眼差同耳。』陶问故，袁曰：『季真识谪仙，尔识袁中郎。』袁评：可配。

九

王仲祖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刘曰：『卿仰看耶？』王问其故，刘曰：『不尔，何由测天之高也？』袁评：俱狂！

一〇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也。」坦之自负为第一流人。

一一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袁评：奇妙！

一二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极进，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一三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乔安作置［致］书陲［邮］。」袁评：既受人寄而复掷，殊无味，但语可诵耳。

一四

梁公公实荐一士于李公于鳞，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长生术，不惜为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间，只恐盛着不了，安用长生！」士者惭而止。

一五

郝公琰好吟，每得一妙句，辄跃起大叫，谓人曰：「书言文、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有孟轲。诗道亦然：曹、刘五百岁而有李、杜，李、杜五百岁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问曰：「我非李老君，能自退藏，以让尼父擅名也。」

一六

张伯玉过姑熟，见李太白十韵，叹美久之，周流泉石间。后见一水清激，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题，将留以待我也。」

一七

徐文长为胡总制公客，有一将士病疟，恐胡公督练急，乃转求宽于徐。徐曰：「君正当求我，不当求胡。」令将士急磨墨，取笔书旧作诗一首，付之曰：「君可谨佩，百鬼自不敢来。」袁评：与杜相类，实是杜之高足。

一八

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

一九

梁伯鸾少孤，尝独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鸾及热釜炊。伯鸾曰：「童子鸿不因人

热者也。」袁评：有道学气。

二一〇

王冕既归越，常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

二一一

王凤洲与李于鳞燕论，常以己与古人相况。李谓王曰：『天生神物，必当有对，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复曰：『有李老君也。』

二一二

文帝问颜延之以其诸子材能，曰：『峻［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臭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二一三

袁叔［淑］见谢庄《赤鹦鹉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

二一四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耶？』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袁评：语俊。

二五

习凿齿尝造道安谈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

二六

宗子相才高，雄视一时，尝谓同社曰：『朝廷若无我辈文章之士，则灵鸟不必鸣岐山，而仁兽化为梼杌。』袁评：未必能当。

二七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也。』

二八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袁评：帝语妙。

二九

郝公琰才高语放，尝谓人曰：『吾一懑时则读曹苾之诗，可以消之，次则袁小修，再次则读吾诗耳，下此反增其懑。』

三〇

慕容俨少见潘乐，长揖而已。或劝屈节，俨扬袂曰：「吾状貌如此，望人拜，岂能拜人？」

三一

刘中郎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渊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逊。」中郎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袁粲、刘秉以谋诛萧道成被杀。）

三二

谢胡儿语庾道季〔一〕：「诸人莫敢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三三

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白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皮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令嘲屏墙，略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曰：「此语似伤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伤膊！」博惭而与官。

三四

李于鳞少厌薄训诂，学古文词，众不晓何语，咸指于鳞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谁当狂者？」

三五

薛西原应试，行至长湾，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尔无献？」须臾大鱼跃入舟，公剖击拉邻船食之，曰：「薛先生不辞天禄，且为散诸邻里。」

三六

王冕尝大雪中赤脚独上潜岳峰，四顾大叫曰：「白玉峰前度仙客，合无陪人。」袁评：自韵。

三七

桑民怿曰：「圣人之道，自文、武而传之孔子，孔子而传之我。」

三八

郑翰卿游海上，见一老翁观海自语曰：「世间能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郑从旁抚老人背曰：「惟吾异日名，可填此耳。」袁评：妙想！

三九

沈嘉则游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语一出，人争诵不已。沈向人语曰：「我天上岁星也。」

四〇

吴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蒹之之粗，此天之东南，地之西北。吾与二君交，实是女娲石、精卫鸟。」

四一

灵璧刘人龙性豪迈，不耐家居，每挟资而游，游则必尽资，不能归而后已。妻子常备资觅之于江淮间，谓曰：「君困游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刘曰：「卿看此刘郎，岂灵璧常有耶？」

四二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袁评：问轻薄。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四三

郝公琰谓吴正子曰：「近世不惟怜才者无有，即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瞒、杨阿瘘在，郝瘦头颅，已久作草际尘耳。」吴笑曰：「若使我与君同遇，当庇君算一筹。」

四四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四五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试馆职。或曰：『宜稍温习。』振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

四六

张思光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时人，恨古时人不见我。』思光善草隶，太祖尝谓曰：『卿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袁评：再出自然减趣。

四七

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

四八

会稽徐渭，嘉靖间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亲遇。胡谓徐曰：『君文士，君无我不显。』徐曰：

『公英雄，公无我不传。』又语公曰：『公惠我以一时，我答公以万世：徐渭真长者哉！』袁评：文士狂于英雄。

四九

桑民怿会试既毕，自喜必中，乃于卷后画一站船，因击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违式贴出。袁评：事佳。

校记

〔一〕『道季』各本均误作『季道』，据《世说新语·言语》改。

傲语第五

吴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则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虽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无论矣。然傲非全德，圣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宁傲不宁媚，则傲之为偏德也审矣。次傲语第五。

一

宗测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为参军，答曰：『何得谬伤海凫，横斤山木。』

二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又安施乎？』袁评：讽词。

三

九山散樵，浪迹俗间，徜徉自肆。遇山水佳处，盘礴箕踞。四顾无人，则划然长啸，声振林木。有客造榻与语，对曰：『余方游华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语。』客去留萧然不以为意。

四

司徒霸与严光素旧，欲屈到霸所语言，遣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征我，三尚不见〔一〕，况人臣乎？』

五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

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

六

孙子荆为石苞骠骑参军，孙负其才气，初至不拜，但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袁评：语有慧意，妙。

七

王廷陈从翰林出知裕州，傲甚。台省监司过州，不出迎，亦无所托疾。人或劝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伤二命，此人不良！』终身绝之。

八

僧贯休，婺州兰溪人。钱镠自称吴越国王，休以诗投献，内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镠谕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遂去而入蜀。

九

王子猷作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板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一〇

陈林道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袁评：意佳于王。

一一

钟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钟志趣不同，不与之交。及玄被桎梏，时毓为廷尉，会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

一二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为王侯伶人！』

一三

卞士蔚弱冠时为上虞令，甚有刚气，会稽太守孟顗以令长裁之，士蔚积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为此帻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袁评：语不俊。

一四

郭元瑜少为拔俗之韵，张天锡遣使备礼致之，元瑜指翔鸿，示使人曰：『此鸟安可笼哉？』

一五

王孟端夜泛舟，闻箫声清亮，移舟就之，乘兴写竹石一幅相赠。明日，吹箫人来访，具币以乞配幅，王曰：『吾画消声耳，君不得递求。』袁评：妙语，不得以傲观。

一六

孙太初寓居武林，费文宪罢相归，访之。值其昼寝，孙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谢。送及门，第矫首东望曰：『海上碧云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宪出，谓御者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袁评：一元每每袭旧人。

一七

卢山人柟初囚浚狱，滑令张肖甫时时问劳。及出犴狴，锒铛桎梏，犹然拘挛也。山人诣滑厅事，稽首谢，张亟引副署中，从者以卢坐置侧。卢谓张曰：『以囚当仆阶前，以客当居上座。』遂据上坐之。

一八

李谷坪谪驿丞，上司过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侧坐，李曰：『驿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一九

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渊明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事乡里小儿也。」遂解印逃去。

二〇

申屠蟠性高傲，善谈论，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耶？」

二一

吴正子穷居一室，门环流水，跨木而度，度毕即绌之。人问其故，笑曰：「土舟浅小，恐不胜富贵人来踏耳！」

校记

〔一〕「不」后原衍一「不」字，据南图藏本删。

舌华录卷三

冷语第六

吴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风至为暖，暖则散色为花，散香为气，有目有鼻者，莫不睹不嗅焉。冷则为蕊为苞，色香虽具，即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义乎？故水冷则结，云冷则痴，一结一痴，皆含藏之义。次冷语第六。

一

王介甫与苏东坡论扬子云投阁为史臣之妄，《剧秦美新》之作亦后人所诬。苏曰：『轼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苏曰：『不知西汉果有子云不？』袁评：妙绝！闻者莫不掩口而笑。

二

武林张卿子有《野花》诗十首佳极，盛传一时，人目之曰『张野花』。卿子善病，常数年不出户，面孔黄瘦，人复有见之者，曰：『是野花张也。』

三

唐中书令王铎文懦，出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寮请曰：『不如降黄巢。』

四

宰相王屿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相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

五

桓灵宝征殷仲堪，道出庐山，因诣远公。语次，及征讨之意，远不答。又问以见愿，远答曰：『愿檀越安稳，使彼亦复无他。』袁评：难兄难弟一意，当入慧语。桓出山，语左右曰：『实乃生所未见此人。』

六

孔君鱼为姑臧长，清俭逼下。有讥之者，答曰：『奋自处脂膏，不能自润。』袁评：意妙极！

七

王右军少重患，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

取观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

既醒，左右诵之。诵竟，右军叹曰：「癞何预盛德事耶？」

八

子瞻在惠州，天下传其已死，后七年北归。时丞相方贬雷州，子瞻见南昌太守叶祖洽，叶问曰：「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九

韩康公绛谢事后，自颍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宽［完］夫、钱穆父、苏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馀人，中宴，有新宠鲁生者，舞罢，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团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一绝：

窗摇细浪鱼吹目，手弄黄花凉透衣。不觉春风吹酒醒，空过明月伴人归。

上句记其姓，下句记其事。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厮赖耳。」

一〇

苏公一日与温公论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解，曰：「鳖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谓鳖厮踢！」袁评：必竟相合。

一一

苏子瞻与章子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客不敢宿。子厚独宿，山魈不敢出。招游仙

潭，下临绝壁，岸甚狭，横木如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过之，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袁评：待解而知，即劣。

一二

宰相杨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道滑牛不前，驭者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令我汇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尔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袁评：谁谓再思不佳？

一三

范忠宣谪永州，夫人不如意，辄骂章惇。舟过橘州，大风雨，船破，仅得及岸。正平持盖，公自负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顾曰：「岂亦章惇所为耶？」

一四

谢康乐小时，便文藻艳逸。祖车骑甚奇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瑒（谓瑒不慧也），瑒那得不生灵运。」袁评：慧牙。

一五

真宗既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上问：「有人作诗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

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上大笑，即放回。苏轼在湖州作诗，追赴诏狱。妻、子见轼出门，皆哭。轼无以语之，但顾曰：「子独不能如杨朴之妻，作一诗送我乎？」轼妻、子不觉失笑。

一六

东坡自海还，过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执手涕泣而去，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相见？」」袁评：自誉，妙。

一七

欧阳季默常问东坡：「鲁直诗何处见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诵。季默云：「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坡云：「正是佳处。」

一八

万历甲寅春，张卿子过新都黄玄龙石岭看梨花，花已半谢。玄龙曰：「春老矣，奚不早来？」卿子曰：「余意正在凄凉。」袁评：可怜语。

一九

汪南明架上，牙签数万卷。客眦睨久之，谓曰：「公能遍识耶？」公曰：「汉高取天下，属意

者关中耳。」袁评：文章似左，宜然。

二〇

宋世祖至殷贵妃墓，谓羊志曰：「卿等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羊即呜咽甚哀。他日有问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泪？」羊曰：「我自哭亡妻耳〔一〕！」

二一

杜少陵《宿龙门》诗云：「天阙象纬逼」，王介甫改「阙」为「阅」。黄山谷对众极言其是，刘贡父闻而笑曰：「恐是怕他。」袁评：有含蓄。

二二

黄庭坚作艳语，人争传之。秀铁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庭坚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耶？」

二三

张宁晚年无子，祷于家庙曰：「宁何阴祸，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误我辈，即阴骘耳！」袁评：妙极！

二四

我明旧例：科道俱乘马，不得乘轿。王化按浙，一举人入谒，化问曰：「若冠起自何时？」举

人徐曰：「即起于大人乘轿之年。」

二五

陆树声请告，诸大老送之，时李己、赵锦皆在坐。赵曰：「陆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爱爵禄之臣。」李谓陆曰：「公病愈乎？」

二六

一进士戏坐夏原吉公轿。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惭退。

二七

洪武京城既完，上谓刘伯温曰：「城高如此，谁能逾之？」对曰：「人实不能，除是燕子耳。」

袁评：似隐语。

二八

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袁评：以无事补朝廷正此。

二九

松江张进士美容姿，过吴门，访范学宪。范奇丑，二人同步阊门，市中小儿无不随观。张谓范曰：「为我看也。」范笑曰：「还是看我。」

三〇

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止。沈曼长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袁评：妙甚。

三一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三二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袁评：有讽意。

三三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

三四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

三五

张逸密学知成都，僧文鉴来求诗，华阳簿张唐辅同在客次。唐辅欲搔首，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置于其首。文鉴大怒，诉于张公。公问其故，唐辅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此师头闲，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公大笑。袁评：憨态。

三六

胡九韶家贫力耕，仅给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赐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胡摇手止曰：「清福正在个中，上天甚所秘惜，无得轻示与人。」复顾其子曰：「汝不得不传。」

三七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后人有荐其赞画者，寅曰：「时晚矣。有赤松子，不妨为予一觅。」

三八

张灵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张方坐豆棚下，举杯自酬，目不少顾。其人含怒去，复过唐伯虎，道张所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讥我。」袁评：妙！

三九

司马德操徽括囊谨毖，人有以人物质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复佳。』袁评：果佳。

四〇

方逊志卧病绝粮，家人屡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无储粟者，此时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岂我耶？』曰：『愁汝多告劳也。』

四一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袁评：风流人有此一□。

四二

李元忠虽居要任，惟饮酒自娱，不以物务干怀。时欲用为仆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闻之，请节饮。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尔爱仆射，劝勿饮。』袁评：入韵语即浅。

四三

张士简嗜酒疏脱，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斛还吴，失大半。士简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简叹曰：『壮哉雀鼠！』

四四

温公喜漫语，卞令礼法自居。二人尝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袁评：反语妙甚，又爱之至！

四五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花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学内吃齑煮饭时不？」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的？」袁评：故忘，妙甚！

四六

司马温公屡言汪［王］广渊，章八九上，留身乞诛，以谢天下，声震朝廷。是时，滕元发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归，广渊来问元发：「早来司马君实上殿，闻乞斩某以谢天下，不知圣语何如？」发曰：「我只听得圣语云：「依卿所奏。」」

四七

杨大年与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戏侮之。一日，梁谓大年曰：「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于后亟摇手曰：「不要与！」

四八

严子陵隐迹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书。使者求报，严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严曰：「买菜乎？」

四九

米芾知无为军，见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传以为笑。或问曰：「诚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

五〇

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王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袁评：似傲语。

五一

谢凤子名超宗，谢庄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凤庄门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趋而入。朏曰：「君处臣以礼。」遂不入。袁评：两得。

五二

唐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无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袁评：有奸慧。太宗闻而欲罪之。

五三

阮孝绪所居，以一鹿床为精舍，竹树环绕。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则迩，其人则远。』袁评：闲雅。

五四

隆兴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诞。当国者以为天下奇才，力加荐引，曾未数年，为两浙漕。一日，语坐客云：『朝廷官爵，是买吾曹头颅，岂可不畏？』闻人伯卿在坐末，趋前云：『有买脱空。』胡默然。

五五

冯公具区，髯晚出而早白。人问曰：『公髯几年变白？』公拈髯良久曰：『未记与黑周旋。』

五六

冯道、和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价其值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袁评：不似大臣语。

五七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

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请，请崔膺！」坐中大笑，得免。袁评：怜才之至！

五八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袁评：王受愧。

五九

朱异遍治五经〔一〕，涉猎文史，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沈约戏语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六〇

赵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馀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谓曰：「赵乃仆为东府时所送进士也。」

六一

崔铣作南祭酒，罢归，囊无江南一物。谓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六二

徐献忠每见诗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内有丹。」

六三

罗汝鹏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吊丧家，司丧者谓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尔？」罗对曰：「今日之来，不得不如此。」

六四

唐姚南仲廉察陕郊，有客投刺云李过庭者。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姚岘作熟思曰：「恐是李趋儿。」

六五

窦怀贞为京兆尹，神龙之际，政令多门，京尉由墨敕入台者，不可胜数。或谓怀贞曰：「县官相次入台，县事多办不？」怀贞对曰：「倍办于往时。」问其故，怀贞曰：「好者总在。」

六六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六七

苏东坡在维扬，一日设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赞曰：『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坡笑曰：『吾从众。』

六八

陆楚生远，进士陆大成从堂叔。大成发解南畿，颇有声望，远每对人呼『大成舍侄』，人多厌之，咸以为言。时王弇州在坐曰：『实是「远阿叔」。』

六九

潘长官尝要苏东坡，以坡不能饮，以醴设之。坡笑曰：『此必错煮水也。』

校记

〔一〕「亡」原作「忘」，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南史·刘怀慎传》。

〔二〕「异」各本均作「忌」，据《南史·朱异传》改。

谐语第七

吴苑曰：语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种之下，不能细有标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义，有何关说而居众语上耶？直以语之有致无致，顺手拈录之耳。若此之谐与谑，与后之讽与讥，此二种乃大同而小异，不得不有先后。故次谐语第七。

一

龙图刘烨，尝与内相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左右皆应曰：『已滚。』筠曰：『「佥曰鲧哉！」』烨应声曰：『「吾与点也。」』袁评：世上现成语，只要人会拾。

二

东坡倅杭，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目杭倅为酒食地狱。其后袁毂倅杭，适郡将不协，诸司缘此亦相疏。袁语所亲曰：『酒食地狱，今值狱空。』

三

刘贡父觞客，苏子瞻有事欲起，刘以三果一药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坡答曰：『奈这事

须当归。」满座大笑。

四

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识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袁评：此慧、名之言。帝大笑。

五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常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袁评：妙！

六

王俭尝集有才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惟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王摛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有力者负之而趋。』诸士大笑。袁评：事胜于语。

七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励、勖、勉。高祖谓曰：『我儿名傍皆有「心」，

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八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酥，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

九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袁评：问亦好。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袁评：酒人语自妙。

一〇

张亢滑稽敏捷，有门客因会话，亢问曰：『近日作赋乎？』门客曰：『近作《坤厚载物赋》。』因自举其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续两句，可移赠和尚。』乃曰：『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

一一

曹琰为郎中，尝有僧以诗卷投献。琰阅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儿肥」？』次又阅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

一二

涪翁尝和东坡《春菜》诗云：『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苏得诗，戏语曰：『吾固不爱做官，遂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一三

东坡见一家有界尺笔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韩直木如常，孤竹君无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矣。』主人笑倒。

一四

刘烨尝与刘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曰：『君马何迟？』筠曰：『只为五更三。』烨曰：『何不与他七上八。』言点蹄则下马行也。

一五

东坡尝约刘器之同参玉版，器之每倦山行，闻玉版欣然从之。至帘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何名？』东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说法，令人得禅悦之味。』器之乃悟。袁评：器之亦韵人。何不入冷语妙。

一六

柳耆卿、苏长公各以填词名，而二家不同。东坡问一优人曰：『我词何如柳学士？』优曰：

『学士那得比相公。』袁评：发端句冷。坡惊曰：『如何？』优曰：『公词须用丈二将军，铜琵琶，铁绰板，唱相公的「大江东去」。柳学士却着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坡为之抚掌。袁评：妙音。

一七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睹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严子陵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逢龙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班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蘧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袁评：无不各当。上乃大笑。

一八

汉武帝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宴〔晏〕不来。朔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谢。上

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

一九

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

二〇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常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二一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袁评：同王戎妻一语，用意不剿。

二二

晋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耶？』

二三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王不能复答。

二四

石曼卿常乘马出，御者失鞚，马惊，曼卿堕地。从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是石学士，若瓦学士，则跌碎矣！』

二五

邵康节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曰：『几乎败壶。』袁评：对妙甚！

二六

裴子雨［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会论事移时，吏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不和也。』

二七

有人献木履于齐宣王，略无刻斫之迹。王曰：『此履岂非出于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二一八

张端为河南司录，府当祭社，买猪已呈尹，其夜突入录厅，端即令杀之。吏以白尹，尹问端，对曰：『按诸无故夜入人家，登时杀之勿论。』袁评：俚语。尹大笑，为别市猪以祭。

二一九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

三〇

艾子好饮酒，少醒日。门人谋曰：『此未可口舌争，宜以险事怵之。』一日，大饮而哕，门人密袖彘膈置哕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脏，今公因饮而出一脏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视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况四脏乎！』

三一

杜邠〔公〕饮食洪博〔一〕，既饱即寝，人谏非摄生之理。公曰：『君不见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袁评：慧语。

三二

石中立尝与同列观南园狮子，主者曰：『县官日破肉五斤饲之。』同列戏曰：『吾侪反不及此

狮子乎？』中立曰：『吾辈员外郎，安敢比园内狮子。』

三三

伶官敬新磨，以谑得罪庄宗。庄宗大怒，弯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无光矣。』帝释之。

三四

丁谓尝以文谒王禹偁，禹偁称其文与孙何可比韩、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谓登第四，自以为与何齐名，耻居其下。胪传之际，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复何言？』

三五

冯祭酒具区，携妓泛西湖，泊于定香桥畔。有群青衿士拥观，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辈大怒，随舟厉声曰：『尔已过会元，已过祭酒，独不畏吾将来耶？』公命使者报声曰：『致上秀才，纵若随后赶来，老夫已过学士港矣。』袁评：妙甚！

三六

阮德如尝于厕见鬼，长丈馀，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袁评：冷！鬼赧而退。

三七

西王母献桃于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仙桃三熟，此儿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尝闻鼻下长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寿年七百岁，鼻下合长七寸。』

三八

五代冯瀛王道，门客讲《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道』字是冯名，乃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三九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司马，韩愈为巡官，或讥年辈相悬。长源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

四〇

武林邹虞知延平，延平素产绣补，亲友皆先从虞索之。后抵任，补绝少，惟四时多笋，过者以笋馈之。语曰：『吾任损有馀，补不足也。』

四一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与陶望龄同游，陶诗云：『宿几夜骄歌艳舞之山。』袁笑曰：『此诗当注明，不然后日累君谥文恪也。』袁评：淡而致。

四二

叶月潭须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须有一二茎报信。』月潭遂于袖中取镊摘之曰：『报信者一钱。』袁评：偶而趣。

四三

江进之举进士，其父贫甚，为报捷者索重赏，至困，大觉愤懑。罗汝鹏过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儿不肖奈何？』闻者大笑。

四四

袁中郎偶中热减衣，丘长孺谓之曰：『天且寒，何不加衣？』中郎曰：『加则恐流鼻红。』长孺笑曰：『减则恐流鼻白。』袁评：慧语。

四五

太仓王内阁荆石，性僻洁，不轻接引；司寇凤洲性坦易，多所容纳。其乡人曹子念曰：『内阁是常清常净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萨。』袁评：太奉承！

四六

潘方凯性风流不恒，先与平康妓钟举昵；后舍之，复与董素卿合。李本宁太史谓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对曰：『均一重也，为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觉输下耳！』袁评：慧

音。

四七

梁吴均有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约语之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讫。』

四八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又一室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

四九

驸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罢兵入见。上曰：『都尉功劳可念也。』对曰：『臣领其半。』上曰：『功劳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对曰：『劳而无功，非半乎？』

五〇

龙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选通判。大渠戒曰：『尔平日多戏语，居官不得复尔。』德化起应曰：『堂尊承教。』

五一

道学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然烛而行。』

五二

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侯，欲出来祗应也。』

五三

米芾尝作诗云：『饭白云有子，茶甘露有兄。』人问露兄故实，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五四

宋元祐间有陈上舍，治《春秋》，与宋门一娼狎。一日，会饮于曹门，因用《春秋》之文戏之曰：『春正月会吴姬于宋，夏四月复会于曹。』

五五

张融常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袁评：不甚佳。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

五六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李骃骕曰：『赤也何如？』骃骕曰：『「束带立于

朝，可使与宾客言者。」袁评：妙！

五七

齐高祖作隐语，以『卒律葛答』为煎饼，复谓诸臣曰：『汝等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石动筩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筩曰：『乘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袁评：可发市井儿笑。

五八

唐玄宗尝登北苑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黄幡绰曰：『此是何人？』黄曰：『是年满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袁评：有冷味。

五九

玄宗尝与诸王会食，宁王失口喷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黄幡绰曰：『非错喉，是喷嚏。』

六〇

齐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石动筩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能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筩即云：『若不胜，臣甘合死。』乃扬声曰：『郭璞《游

仙》诗：「青溪千馀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高祖大笑，乃止。

袁评：弄臣每作痴语娱王。

六一

石动筩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着冠？』博士曰：『经传无文，何因得考？』动筩曰：『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乎？』袁评：慧甚！坐中皆大笑。

六二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与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旁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不？』曰：『能！』素云：『何计？』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着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回何敢死！」』素笑几堕马。

六三

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杨素。赍名纸至省门，遇侯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曰：『不错。』素

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题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仓卒，无秤可称，斟酌之，只应是六斤半。』袁评：俚俗市井语。

六四

侯白赴一人宴，后至，众曰：『罚尔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谲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犊子。』满坐哗然。

六五

隋河间郡刘焯之，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或与之枷着。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

六六

杜正伦讥任瓌怕妻，瓌曰：『妇当怕者有三：初娶时如菩萨，岂人不怕菩萨；既生育如鬼子母，岂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皱如鸠盘荼，岂有人不怕鸠盘荼耶？』

六七

王玄同任荆时，出主社事，偶有犬来遗秽，玄同自举砖击之。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举击之？』玄同曰：『苟利社稷，专之亦可。』袁评：俚俗妙语。

六八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馀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

六九

李程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曰：『且更两三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七〇

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履，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

七一

庾杲之清素自业，食惟有韭菹、薤韭、生韭杂菜。或谓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

七二

丁晋公自崖州还，坐客论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问其故，答

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

七三

秦太虚为御史贾所弹，张文潜戏之曰：『千馀年前贾生过秦，今复尔也。』袁评：可入「谑」。

七四

礼侍郎叶盛转吏侍郎，礼尚书姚夔设宴郑重，因曰：『敝乡亲友干谒者众，烦公垂念。』叶唯唯。亡何，姚进太宰，叶携酒往贺，执杯献于姚曰：『今日送乡里还先生矣！』袁评：冷！

七五

周文襄在吴中，好徜徉梵刹，旌旗所至，钟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诮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齿论，彼长我二三千岁，岂不值得一拜？』

七六

李东阳在京邸会试贡士，酒数行，俱起辞谢。公曰：『且止，有场中题愿商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众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汤耳！』袁评：俚。

七七

守备太监某，挟贵夸诩，喜延接士大夫，独王司徒鸿儒不往。或以为言，王曰：『往来虽无我，谈笑却有我。』闻者大笑。

七八

熊际华望演易台，迷烟雨不见，笑曰：「遵养时晦，宜其蒙蒙也。」

七九

熊敦朴与馆选，改兵部，左迁通判。往辞张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门内官，痛痒相关，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师恐未见痛。」相公问故，答曰：「王叔和医诀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相公大笑。

八〇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介葛卢知牛语。袁评：冷！

八一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漠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八二

安鸿渐有清才，而复惧内。妇翁死，哭于路，其妻呼入缳幕中诟之曰：「路哭何因无泪？」复戒曰：「来日早临，须见泪。」渐明日以巾纳湿纸置于额，大扣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惊曰：「泪何从额流？」对曰：「水出高原。」闻者大笑。

八三

潘景升家虽贫，而客来者甚众，必百计以款送之。常谓罗远游曰：「人穷皆有底，余穷独无底。」罗曰：「何也？」曰：「穷客日来，岂有底乎？」罗曰：「穷客日来，正是穷底。」袁评：极妙，冷语。

八四

卢思道常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袁评：拚得自污。

八五

汝南袁德师，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日袁德师楼。」

八六

王元景使梁，刘孝绰送之泣下，元景无泪，谢曰：「卿勿怪我，别后当阑干耳！」袁评：语可想。

校记

〔一〕此条所记系唐代杜悰事，杜封敛国公，人称敛公。

舌华录卷四

谑语第八

吴苑曰：诙谐、戏谑，一类耳，一类而两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许、李辈，尚不能辨，况我耶？吾请以苍之所取诸语定二字耳。第戏不及虐为谐，及虐为谑，故谑字从虐，于此可以小分。乃次谑语第八。

一

王平甫躯干魁硕，而眉宇秀朗。尝盛夏入馆中，方下马，流汗浃衣，刘攽见而笑之曰：『君真所谓汗淋学士也！』袁评：妙！

二

段少连，陈州人。晚年因官还里中，与乡老会饮。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乐器和之。有一老儒独叹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乐艺。』段笑曰：『岂惟金星，

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三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袁评：入慧语妙。无忌连声问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袁评：此一转更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四

东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五

苏子瞻与姜制之饮，姜举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药名。」乃指子瞻曰：「君药名也，子苏子。」子瞻答曰：「君亦药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众请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众皆绝倒。

六

秦少章云：『郭功甫尝过杭州〔一〕，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震林木。既罢，谓东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袁评：妙！郭不怿。』

七

无锡孙南公躯干微小，郝公琰戏抱之。孙曰：『当日张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孙子耶？』袁评：有冷趣。

八

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浣。即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门，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轿握手，问：『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抚掌绝倒。时西边获贼寨首领鬼章，槛车入京，故以道为戏。袁评：妙在偶然。

九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戏。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实射宣王。』

一〇

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尝谓阳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

袁评：充博下风矣。

一一

太仓令张策在云龙门，与阳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袁评：张、阳岂下卫、孙？

一二

太子洗马兰陵萧翊，爽俊有才辩，尝谓阳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

一三

宋王彧之子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曰：「便可道「草翁之风则舅」乎？」

一四

汉武帝时，郭舍人与东方朔校射覆不胜。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暴。朔笑曰：

『咄！口无毛，声聱聱，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聱聱者，乌哺彀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袁评：强解。

一五

孙权尝飨蜀士费祎，逆敕群臣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骡驴无知，伏食如故。』

一六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袁评：邓艾口灵。

一七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才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

一八

陆机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曰：『众鸟集。』

一九

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往。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谟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蔡曰：『不闻馀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麈尾耳！』袁评：可入讥语。

二〇

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安能胜马也？』

二一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则为刁。』阖坐烘然。袁评：解稍劣。

二二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

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

二三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公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袁评：即将公荣语戏之，妙甚！

二四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住萧寺〔二〕，日夕各游二寺，而不相往来。孝嗣尝谓法云曰：「法师常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袁评：既相见，何不往来？

二五

梁安城王萧佽，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服，而莫与抗。及闻佽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足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烘然大笑。袁评：柳又畏此客也！必无息肩时日。

二一六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郊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馀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渡，尽在江外。」袁评：闲雅。

二一七

梁汝南周舍，谓沙门法云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师何以捉输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贫道何为不执输？」

二一八

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敏。有一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典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笑曰：「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

二一九

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曰天阉。袁评：「天阉」二字妙。崔谌谓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遍刺作孔〔三〕，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袁评：问太粗。崔氏世有恶疾，故云。

三〇

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府祭酒卢思道禊饮，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

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贵？』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袁评：似谑非谑，是谑圣。

三二一

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卢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袁评：似恶非恶，有冷味。

三二二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四〕，并善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征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三二三

徐之才常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

三二四

唐韦庆本两耳前卷，朝士多呼之为『卷耳』。有女选入为妃，长安公松寿见而贺之曰：『仆固知足下女得为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三五

秋官侍郎狄仁杰，戏同官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傍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狗。』袁评：解粗。

三六

张昌龄谓苏味道曰：『某诗所以不及公者，为无「银花合」也。』苏曰：『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三七

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弄窦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复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应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曰：『乐公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如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袁评：多累。众大笑。

三八

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三九

白居易与张祜初相见，谓曰：「久钦藉甚，记得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非款头诗何耶？」张笑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袁评：妙！

四〇

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送殡」。

四一

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所。茂先令接语，以并有大才，可勿常谈。陆抗声曰：「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谓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袁评：前狂后谑。

四二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五〕，因

甚傍河操橹？」女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

四三

刘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猴，恐黄幡绰见嘲，乃密赂之。幡绰言曰：「文树不似猢狲，猢狲强似文树。」袁评：倒语妙甚。

四四

东坡知湖州，尝与宾客游道场山，屏从者而入。有僧凭门熟睡，坡戏曰：「髡阃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钉顶上钉？」

四五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时拜见，安知壮水牛不胜其载矣！」

四六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者，染大风疾，众称之为「陈癞子」。闻人称之，皆不欲；人有谀其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有游客，心利所沾，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欣然命酒赠资。客将去，又谓曰：「此疾还是添减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减者减却鼻孔。」陈

不悦。袁评：客太酷毒，尤甚风疾。

四七

许玄度将弟出都婚，诸人无不钦迟。既至，见其弟乃甚痴，都欲嘲弃之，玄度为作宾主相对。刘真长笑曰：『玄度为弟婚，施十重铁步障。』袁评：似讥。

四八

司马防尝举曹公为比部尉，后曹公进爵为王，召防到邺。与欢饮，语之曰：『孤今日可复作尉不？』防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袁评：妙甚。

四九

刘谅为湘东王所善，湘东一目眇。一日，与谅共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袁评：冷！湘东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袁评：王亦慧。

五〇

侯白好俳谑。一日，杨素与牛弘退朝，白语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袁评：与前同意。

五一

柳机、柳昂在周朝，俱历要任，隋文帝受禅，并为外职。时杨素方用事，因文帝赐宴，素戏语

机云：『二柳俱摧。』机答曰：『不若孤杨独耸。』

五二

宗如周面狭长，萧瞀戏之曰：『卿何为谤经？』如周曰：『身自来不谤经。』蔡大宝曰：『卿当不谤馀经，正应不信《法华》耳。』盖《法华经》云：『闻经随喜，面不狭长。』如周乃悟。

五三

李至刚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馆供职，自称『修史人李至刚』。于是，馆职中人故涩言曰『羞死人李至刚』。

五四

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戏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丘应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袁评：慧！

五五

潘沧邂逅一客，陆姓，字伯阳。潘哂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民无得而称焉。六百羊，何堪命名！』

五六

陆式斋迁职方，李西崖为学士，戏曰：『先生知几，故入职方。』陆应曰：『先生附热，故入

翰林。』

五七

何中丞栋，偕许中丞尝轻车褻衣，过宋姬馆。或戏之曰：『微服而过宋，何、许子之不惮烦？』

五八

聂大年眇一目，聘至燕，有欲识之者。童大章曰：『其人无甚奇，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袁评：妙绝！

五九

有迁楚藩者，李于鳞以诗送之，曰：『江汉日高天子气，楼台秋入大王风。』其人见之，大骇曰：『非送我也！此前人贺陈友谅登极诗，李郎不宜偷以赠我。』袁评：彼时安得有此人？真知诗豪杰！

六〇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士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袁评：此段乃慧语。元礼及宾

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六一

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见，别驾唤恪『咄咄朗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

六二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六〕，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袁评：太戏。

六三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六四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

「庾稚恭家。」庾笑曰：「诸孙大盛，有如此儿。」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袁评：晋唐人多以父名为戏，亦大恶事。

六五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荆蛮」，敢与大邦为伍？」习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六六

桓豹奴是王丹阳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愈不悦。

六七

杨诚斋善谑，尝谓好色者曰：「阎罗王未曾相唤，自求押到，何也？」

六八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

六九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袁评：善譬。

七〇

姜师度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纬，人为之语曰：『傅忠孝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袁评：无味。

七一

高骈镇成都，命酒佐薛涛为一字令，曰：『须是一字象形，又须逐韵。』公曰：『口，有似没量斗。』涛曰：『川，有似三条椽。』公曰：『奈何一条曲？』涛曰：『相公为西川节度，尚使没量斗；酒佐三条椽，内惟一条曲，何足怪？』袁评：似讥。

七二

桓温自比宣帝、刘琨之俦，征还北方，得一婢。问之，乃刘琨妓女也。一日，问曰：『吾似刘司空不？』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袁评：利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七三

齐地多寒，春深未萃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馈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尝，谨先以荐。』艾子喜曰：『烦汝致新，我享之后，次及何人？』曰：『献公罢，即以喂驴也。』

七四

吴阁老宽，致仕到家，访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调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门，终是勉强从事！」

七五

王凤洲门有客着棋者，甚劣，见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观。」公曰：「君棋甚佳，但长不落。」袁评：入冷妙。

七六

苏州严相公讷，面麻，俚语于苏州有「盐豆」之诮。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稿，俚语于河南有「盗驴」之诮。二公相遇，高诮严曰：「公豆在面上。」严曰：「公草在腹中。」袁评：妙！

七七

吴门妓张好儿，虽是徐娘老景，然婉丽而美，少年争交欢之。有太医院目杜君拉游虎丘，觑张曰：「老便老，终是小娘。」张答曰：「小便小，终是老爹。」同游者无不捧腹。

七八

诗僧克文，有俊才。初学诗，常质于郝公琰，郝曰：「师必大作斋啖我，不然，必以师诗颠倒点抹。」罗远游笑谓克文曰：「师毋受郝瘦儿欺，尊诗总无抹处。」袁评：冷。

七九

黄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琼得拜童子郎。时司徒盛允有疾，琼遣子琰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戏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子琰奉手对曰：「「蛮夷滑夏」，责在司徒。」

八〇

蔡君谟戏陈亚曰：「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应曰：「蔡襄无口便成「衰」。」袁评：上句佳。

八一

司马宣王辟周泰为新城太守，尚书钟毓调泰曰：「君释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拥麾盖守兵马郡。乞儿乘小车，一何驶？」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固守吏职。猕猴乘土牛，一何迟也？」

八二

卢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骞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骞曰：「卿既姓卢，是卢令之后。」袁评：常出无味。

八三

沈存中方就浴，刘贡父遽哭之曰〔七〕：「存中可怜已矣。」众愕问之，曰：「「盆成括」矣。」

八四

殿中丞丘濬，尝在杭州谒释珊，见之殊傲。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濬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濬勃然起，杖珊数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袁评：快甚！

八五

曹娥秀，京师名妓也。赋性聪慧，色艺俱绝。一日，鲜于伯机开宴，坐客皆名士。鲜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适遍，公自内出，客曰：『伯机未饮。』曹亦曰：『伯机未饮。』客笑曰：『汝以伯机相呼，可谓亲爱之至。』鲜于佯怒曰：『小鬼头敢如此无礼！』曹曰：『我呼伯机便不可，只许尔叫「王羲之」也？』袁评：千载下犹能消魂。一坐大笑。伯机学王羲之书，故云。

八六

程师孟知洪州，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是点灯来。』李元规笑曰：『此登溷诗也。』袁评：酷似。

八七

王文穆夫人悍妒，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后宅圃中作堂名『三畏』，杨文公戏之曰：『可改作「四畏」。』公问其说，曰：『兼畏夫人。』袁评：简。

八八

王定国寄书于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君。』魏道辅见而笑曰：『定国亦难作交代，只是权摄已耳。』

八九

顾临子敦，为翰苑，每言：『赵广汉尹京有治声，使我为之，不难当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须改姓。』顾曰：『何姓？』曰：『姓茅，唤作茅广汉。』袁评：不佳。

九〇

李居仁与郑辉为友，居仁年逾耳顺，须尽白。辉少年轻侮，乃呼之为李公，居仁于是尽摘其须去之。一日，辉乃阳惊曰：『数日不见而丰彩顿异，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袁评：酷毒。

九一

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尝作诗示温，温玩之曰：『汝慎勿犯我，当出汝诗示人。』

九二

曹公送祢衡于刘表，众咸祖之，且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至，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

乎？』

九三

陈眉公好赏雪，每谓客曰：『古今二钝汉，袁安闭门，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许题目。』袁评：有胆有识，方谑得古人。

九四

我太祖问陈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对曰：『陛下酷似神农。』上问其故，曰：『若非神农，何以得尝百草？』上悟，大笑。盖军中乏粮，士卒多以草根木皮为食，上亦同之。

九五

王僧虔子慈，年十岁，同蔡兴宗子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

九六

谢超宗见王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曰：『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子也。

九七

北妓张莲英慧甚，何雪渔与之密。因同寝，抚张私处，戏之曰：『此是朝天莲。』张曰：『非

也，是夜舒荷。』袁评：一谑可以名世，妙甚！

九八

陈进士为歙令〔八〕，墨声甚著，后改为南大理评事。司徒方定之笑曰〔九〕：『陈公昔为富翁，今为评事，怪哉！』

九九

陈音入朝，误置冠缨于背，及睹同列垂缨，俯视颔下而骇曰：『吾何独无缨也？』一人遽持其缨而正之曰：『公岂无缨，独少背后眼耳。』袁评：恶！

一〇〇

楚僧练江，能诗，善蹴蹋，袁小修以书荐之潘景升许。潘正诵《楞严》，诵毕始相见。僧曰：『居士苦诵经，是谓有发僧。』潘笑曰：『和尚好蹴圆，亦是无发居士。』袁评：以佛眼照之皆可。

一〇一

李太史与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一日，王夫人病目，某戏李曰：『王昏而不能进，奈何？』李答曰：『甘为人下而不辞，何也？』

一〇二

薛道衡聘南，至一寺礼拜。堂上一僧读《法华》，戏曰：『鸠盘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以

《法华经》答云：『毗舍阇鬼，乃在其中。』

一〇三

徐陵聘隋，谓卢思道曰：『昔殷迁顽民，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答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惟君一人。』袁评：佳！

一〇四

李大壮畏妻特甚。妻病，求鸦为药，时积雪未消，难于网捕。妻怒，欲加捶楚。大壮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之，仅获一枚。友人戏曰：『圣人以来凤为仪，李郎以获鸦免祸。』

一〇五

马都督老而无齿，郭定襄戏曰：『吾昨闻邻姬哭甚哀。』马问何哭，郭云：『其姬丧夫，抚孤子，哭曰：「痛汝没爷儿。」』袁评：市井语。

一〇六

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问王曰：『何相见之阔也？』王曰：『遭此淋雨。』

一〇七

释贯休一日与杜光庭舞辔于通衢，而贯休马忽坠粪。光庭速呼：『大师，大师！数珠落地！』贯休曰：『非数珠，乃大还丹耳。』

一〇八

东坡在黄，即坡之下种稻为田五十亩，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医疗之，云不识证状。王夫人多智，多经涉，谓坡曰：『此牛发豆斑，疗法当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后举似章子厚云：『我自谪居后，便作老农，更无乐事，岂知老妻犹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与语，恐人又谓从牛医儿来，姑且去。』坡大笑。

校记

〔一〕『功』各本皆误作『攻』，宋代郭祥正、字功甫、功父。

〔二〕『住』原作『亦』，据南图藏本改。

〔三〕『锥』后各本均衍一『锥』字，据《北史·李庶传》删。

〔四〕据《北史》列传《艺术下》，徐謇（字成伯）为之才从祖，『与兄文伯等皆善医药』。故此句或为『从祖成伯』，或为『祖文伯』。

〔五〕『杼』原作『抒』，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六〕『妇』原作『父』，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七〕『父』各本均脱。

〔八〕『陈进士』皖图藏本三字空缺，南图藏本作『陈九官』。

〔九〕『司徒』皖图、南图藏本均作『邑绅』。

舌华录卷五

清语第九

吴苑曰：晋人尚清谈，清谈之语，除世务之外，凡风流豪爽、放达高傲之类，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义广。吾既以此区分类别，则清之之义，不得不隘矣，淘之汰之，则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语第九。

一

戴仲若颙，春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颙答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

二

潘师正居嵩山逍遥谷，唐高宗召问所须，师正对曰：『臣所须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三

田游岩频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问：『先生比佳不？』游岩对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袁评：语俊极！

四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遍采名药，不远千里。游东中诸郡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袁评：当入韵语。

五

陶征士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六

有客过陈眉公岩栖草堂，问是何感慨而甘栖遁，陈拈古句答曰：『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问是何功课，曰：『种花春扫雪，看录夜焚香。』问是何利养，曰：『砚田无恶岁，酒谷有长春。』问是何往还，曰：『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袁评：掉舌！

七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图之，以张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八

孔稚圭风韵清疏，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鸣蛙。稚圭曰：『以此当两部鼓吹。』袁评：似韵。

九

谢谳不妄交接〔一〕，门无杂宾，有时独醉。尝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许明月。』

一〇

吾乡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桥、何雪渔不及也。结室黄萝山下，曰『一树庵』，日诵呗其中。偶有事暂至市，裾袖间冉冉有白云时出，事毕即返。人或问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云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云入山？』袁评：世多隐君子，不遇文人表出，终同白云生灭。

一一

孙腾、司马子如，尝共诣李元忠。逢其方坐树下，拥被对壶，庭室芜旷，使婢卷两褥以质酒，徐谓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一二

罗远游家呈坎山中，多古书旧帖。曹臣常过之，数日不归。一日，臣欲急归，罗留之，不允。

时天欲雨，邻山初合，松竹之颠，半露云表，指谓臣曰：『汝纵不恋故人，忍舍此米家笔耶？』复留累日。

一三

梅岭悬峭，登者如弹珠千仞，神骨俱竦。过此复又小康，人骑始得暂息。熊际华度之，心目契领，羡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灵着意处也！』袁评：知己。

一四

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袁评：语俊极。

一五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其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一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犹难为怀。』

一七

晋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官整则，臣不如亮；一丘一

壑，自谓过之。』

一八

王子猷尝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袁评：当入韵语。

一九

刘野亭归乡，有权贵来访，皆不见。或风之，答曰：『才与狼虎隔途，何忍遽与鸡犬相别？』

二〇

苏郡隐士王宾，遁迹西山中。姚少师广孝，以旧好访之山中，谓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鸟，不肯放人。』袁评：姚汗颜！

二一

熊际华过吉水邹南皋里，乐其幽寂，常忘归。每归谓所亲曰：『一入邹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励之想；及与人语，水石又逊下风。』

二二

李永和杜门却扫，绝迹下帷，弃产营书，手自删削。每叹曰：『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

二二三

渊明尝闻田间水声，倚杖听之，叹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袁评：陶公诗，师此趣。

二二四

郗诜数月山行，喜闻樵语牧唱，曰：「洗尽五年尘土肠胃。」欣然倚骖临水，久之乃去。

二二五

关文衍为散骑常侍，画九华山图于白绫半臂，号「九华半臂」。自云：「令吾身常自在云泉之内。」

二二六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二二七

南安翁者，漳州陈元忠客居南海日，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翁虽麻衣草履，而举止谈对，宛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陈扣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耳。」袁评：不佳！

二八

陈仲醇居山中，有客问山中何景最奇，陈曰：「雨后露前，花朝雪夜。」又问何事最奇，曰：「钓同鹤守，果遣猿收。」

二九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为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三〇

天游子效负图先生，履迹遍名山。或问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隐见，江山严厉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赖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珑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窊窆；河北之山，绵衍庞博；江南之山，峻峭巧丽：山之形色，不同如此。」袁评：居家当熟读。

三一

屠长卿曰：「红润凝脂，花上才过微雨；翠匀浅黛，柳边乍拂轻风。问妇索酿，瓮有新笃；呼童煮茶，门临好客。先生此时情兴何如也？」吴苑笑曰：「长卿此语，犹当注疏：当止卢仝七碗，效康节半醺，便是调和手段。」

三二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当置丘壑中。』

三三

屠纬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门可喜；鸟啼花落，无人亦自悠然。』

三四

萧恭谓梁元帝曰：『下官历观时人多不好欢，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着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明月，登山访水，肆意酣畅也。』袁评：此未必，当各从其志。

三五

唐肃宗尝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为夫妇，名为渔童、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童使奉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烹茶。』

三六

陈眉公语客曰：『余每欲藏万卷书，袭以异锦，薰以异香，茅屋芦帘，纸窗土壁，而终身布衣，啸咏其中。』客笑曰：『果尔，此亦天壤间一异人。』

三七

陈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尽，梦境未来。仆于此时，可名「卧隐」，便觉凿坏住山为烦。」

三八

倪文节公曰：「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二〕，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已极喜，闻子弟读书，喜又不可言矣。」

三九

陈眉公曰：「万绿阴中，小亭避暑，洞开八达，几簟皆绿。忽闻雨过蝉声，风来花气，不觉令人自醉。」

四〇

傅昭泊然静处，不妄交游。袁粲每经其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得非名贤乎？」

四一

屠纬真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云；斗室残经，石磬半沉蕉雨。」

四二

陆羽问张志和孰与往来，志和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见少别，何有往来？』

四三

屠纬真曰：『篱边杖履送僧，花须罥于巾角；石上壶觞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四四

黄玄龙家黄萝山麓，有梨数千枝。每花开时，日盘礴其间，至落尽犹数往观之。人问其故，答曰：『白地生绿苔，可爱也！』袁评：有含蓄，妙甚。

四五

陈眉公曰：『山鸟，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谓之报更，盖山间真率漏声也。』

四六

陈仲醇曰：『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产，不闻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反此者，是佥牛店、贩马驿也。』

校记

〔一〕「谳」原作「惠」，《笔记小说大观》本误作「惠连」，今据《南史·谢谳传》改。

〔二〕「夜」《笔记小说大观》本作「野」。

韵语第十

吴苑曰：风流之士有韵，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晕，美处即其病处耳。然病、美无定名，溺之者为美，指之者为病。吾辈正堕此情韵海中，不能有所振脱，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己病乎？是必以韵为美矣。乃次韵语第十。

一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

二

袁中郎作吴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见红裙皆避去，因语方曰：「乌纱帽挟红袖登山，前人自多风致。今时不能并，便觉乌纱碍人。」

三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自远。」

四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于群人中遘吴鹿长，心悦之，抛以眉语。鹿长神解，两人渐相远引。同游者欲乱之，有一客曰：「无得惊醒情禅也。」

五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世，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袁评：于「韵」未当。

六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曰：「未若长卿慢世。」袁评：不易与人语。

七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袁评：事更韵。

八

大通禅师操律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挟妓谒之，大通愠形于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齐歌之，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禅矣！』袁评：千古一人！其词云：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九

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耳。』东坡问：『公禅人，亦复爱此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

一〇

苏子瞻去黄州，及岭外，每旦起，不招客与语，必出访客。所与游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畦畛。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汝妄言之，吾妄听之。』

一一

吴逵曰：『世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袁评：愤肠〔一〕！

一二

陈眉公曰：「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亦自有致。」

一三

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武帝植于太昌云和殿前，尝嗟赏之曰：「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袁评：以柳比人，妙！

一四

京陵马姬，行二，善饮，众客颓废，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宁寓目〔二〕，羡曰：「吾每恨步兵犹是男子，今转女郎。」

一五

许慎选放旷〔三〕，不拘小节。与亲友结宴花圃中，未尝张幄设坐，只使僮仆聚落花铺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一六

袁尹疏放好酒，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人，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遇，诣门求通，袁曰：「昨日饮酒无偶，聊相邀耳！」

一七

王无功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谓：『待诏何乐耶？』无功答曰：『良酝可恋耳！』

一八

张卿子同邓林宗、闵子善、钟瑞先、刘叔任诸子，夜半步佑圣观，缺月当眉际，凉楚逼人。诸子欲归，张曰：『落花残月，惟苦有情。吾侪正属其人，不得以硬肠愆性。』复步玩，将晓而散。

一九

钱鹤滩请告归，门生某守扬州，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后始一至，诸大贾争先迎谒，将有请属。公曰：『老夫扶来看广陵涛，并问琼花消息耳，无作跨鹤人猜也。』袁评：今无涛、无花，他不可信也。

二〇

陈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宕故也。』

二一

玄墓山寺，门有巨松甚郁茂。堪舆家言当门不利，劝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请。公视松

爱之，不忍舍，徐谓僧曰：『木在门，成「闲」字，不爱耶？』

二二一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爱其神骏。』袁评：韵正在此。

二二三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儿面孔，内自作恶。每举张卿子神色笑语，一思不但免俗，更觉世界清凉。』

二二四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二二五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

二二六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袁评：慧人。

二七

阮籍嫂常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

二八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二九

午桥庄小儿坂，茂草盈原，裴晋公每使驱群羊散于坂上，曰：「芳草多情，赖此点缀。」

三〇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之人矣！」

三一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袁评：真名言。

三二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三三

潘景升尝谓：『小妓眼中生火，当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听之耶？』潘曰：『我之悦者，彼亦不如是耶？』

三四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戏言杂秽无节度〔四〕，周曰：『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三五

唐苏晋，颋之子也，学浮屠术，尝得胡僧慧澄绣弥勒佛一轴，宝之。尝曰：『是佛好饮米汁，正与吾性合。吾愿事之，他佛不爱也。』

三六

王悦见王恭六尺簟，谓有馀，求之，恭即送。后悦见恭更无簟，问之，恭曰：『平生无长物。』

三七

袁丰居宅后有六株梅，叹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无倾城笑耳！』

三八

唐御苑新有千叶桃花，明皇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头上，曰：『此个花犹能助娇也。』

三九

飞燕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白云乡也。』

四〇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袁评：俊极！

四一

孟万年好饮，愈多不乱，桓宣武尝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四二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亲诘其故，亮曰：『一日饮，一日醉，一日病酒。』袁评：妙甚。

四三

谢耳伯、宋献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谢奉佛，不饮酒近色，在坐不无少自检持。宋语之曰：「打过艳冶，即是圆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辈。」袁评：菩萨语。

四四

孔北海家居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四五

琅玡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

四六

郭顺卿行二，称之曰「郭二姐」，与王元鼎密。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温一笑而别。袁评：女子知文人，千里犹比肩。

四七

郎基为县令，清慎无所营。尝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惟颇令人写

书，樊宗孟谓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

四八

任育长尝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袁评：任乐受。

四九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五〇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袁评：但恐再扩天地，不能贮名士耳。

五一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玡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五二

明皇坐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五三

蒲传正知杭州，有术士请谒，盖年逾九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传正接之甚欢，因访以长年之术，答曰：『其术甚简而易行，他无所忌，惟当绝色耳！』传正俯思良久，曰：『若然，则寿虽千岁何益！』

五四

李舟〔丹〕除昌州，不乐。渊材往问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弃之？』李曰：『供给丰乎？』曰：『非也。』『民讼简乎？』曰：『非也。』『然则何以知其佳？』渊材曰：『天下海棠无香，惟昌州有香耳。』

五五

陈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五六

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五七

北齐高洋凶暴，贵嫔薛氏有小过，遽杀支解之，抱其股为琵琶弹之，复叹曰：『佳人难再得。』

五八

米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婿也。』以女妻之。

五九

屠长卿曰：『据床嗒尔，听豪士之谈锋；把盏醒然，看酒人之醉态。』

六〇

陈眉公曰：『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戏语亦自有理。

六一

唐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袁评：有致。

六二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六三

刘伶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

六四

汉清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盖宽饶后至，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袁评：佳！

六五

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砍，创著其颊。左冯翊朱博用为守尉，问禁曰：『是何等创？』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袁评：豪杰方能恕人。

六六

刘伶好酒，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祀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饮酒衔肉，块然复醉。

六七

马援破贼后，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

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馀，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袁评：豪杰每多凄语。

六八

郝之玺曰：『看花步男子，当作女人；寻花步女人，当作男子。』

六九

江之生初为僧〔五〕，颇称苦行，过黄玄龙于石岭山房。别后蓄发，复遇于金陵，玄龙不知也。江曰：『黄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温，江遽曰：『我苦极！我苦极！』黄问何苦，江曰：『胯间便毒，已三月未愈也。』

七〇

大司徒杜公佑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曰：『我致政后，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粗布襕衫，入市看铃盘傀儡足矣。』后致仕，果行其志。谏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计中矣。』

七一

陈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图》。张廷采闻知，往借观之，卧其下两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临去顾曰：『王先生，尔岂知百岁后，有张廷采恋尔耶？』

七二

赵子固常得定武不损本《禊帖》，乘舟夜泛而归。行至霅之升山，风起舟覆，行李袱被，皆淹溺无馀。子固方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禊帖》语人曰：『兰亭在此，馀不足问。』

七三

裴晋公性弘达，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七四

李宗闵多宾客谈笑，喜饮酒。暑月临池，以荷为杯，满酌酒，密系持近口，以箸刺之而饮。不尽，再举。既散，有人言昨饮大欢也。李曰：『今日之欢，明昨日之不欢。自今，好恶一不得言！』袁评：意佳语劣。

七五

袁中郎曰：『有人隔帘闻堕钗声而不动念者，此人不痴则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七六

吴巽之坐畸庄亭看桃花，忽风起花落，辄叹曰：『万点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语臣曰：『巽之可怜惨淡，不啻花心。』

七七

王元宝富而无学识，尝会宾客。次日，亲友谓之曰：『昨日必有佳论。』元宝曰：『但费锦缠头耳。』袁评：答妙甚。此得何必佳论。

七八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

七九

开元中赐边衣，制自宫中。有军校于袍中得一诗云：

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了，重结后生缘。

持以白帅，帅以闻明皇。问之，有一宫人，自言『万死』。即命嫁得诗者，曰：『与汝结今生缘。』

八〇

王献之夜卧斋中，有盗入屋，献之语云：『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校记

〔一〕『愤肠』原为上一条眉批，今据南图藏本置于此条。

〔二〕「寓目」南图藏本作「在坐」。

〔三〕「慎」各本均误作「谨」，据《开元天宝遗事·花裀》改。

〔四〕「有」原无，据南图藏本补，并参《世说新语·任诞》。

〔五〕「江之」南图藏本作「郭伏」，以下「江」亦皆作「郭」。

舌华录卷六

俊语第十一

吴苑曰：鸟俊则以为冠，兽俊则以为骑，人俊则逐睛，语俊则耸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爱俊而厌恶者。盖惟俊人能道俊语，岂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语第十一。

一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玄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二

唐毕相诚，家素贱。李中丞有诸院子弟与诚熟，诚至李氏子书室中，诸子赋诗，诚亦为之。顷李至，观诸子诗，又见诚所作，称其最美，问曰：『此谁作也？』诸子不敢隐，乃曰：『所知毕秀才作也。』李曰：『出见。』既而李呼左右责曰：『何令马入池中，践浮萍皆聚，芦荻斜倒！』怒

甚，左右莫敢对。诚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为夜来风。』李大悦，遂客之。袁评：见诗佳即当客之，何得至此方悦？

三

贾逵通经授徒，肃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四

孙宝署侯文为东部督，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岂有其人乎？』文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其次？』文曰：『豹狼当道，安问狐狸？』

五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之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六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严介溪过吴门，候二日不至，忿然见色，谓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渠亦敢尔以我概人耶？』东桥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芥。』袁评，妙甚！严色稍敛。

七

东郡商铿，名子为外臣，外臣任为廷尉评。铿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为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铿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

八

晋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

九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也。」

一〇

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张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

一一

裴廷裕字庸馀，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同官者曰：「裴廷裕如下水船。」袁评：妙！

一二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不能专精。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袁评：妙！

一三

萧引书法遒逸，陈宣帝常指其署名，语诸人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一四

宋广平爱民惜物，朝野归美，人皆谓之曰『有脚阳春』。

一五

颜延之尝谓鲍明远曰：『己诗与谢康乐优劣？』鲍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一六

刘孝标目刘彦度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一〕；刘士光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

一七

蜀先主衔张裕不逊，兼忿其漏言，下狱将诛之。诸葛武侯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

一八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一九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二〇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二一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二二一

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二二三

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意。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但以其有口过。』之问终身惭愤。袁评：『口过』二字妙！

二二四

裴子馀为鄂县尉，同列李隐朝、程行谌，皆以文法著称，子馀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

二二五

苏州守姚善访韩奕，奕避入太湖。善叹曰：『予于韩先生，分当耳交矣。』

二二六

东坡性不忍事，尝曰：『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二七

唐子西曰：『笔之寿，日；墨之寿，月；砚之寿，世。』

二八

平康姬马湘兰，甚有声价。一孝廉往造之，不出。积十馀年，孝廉成进士，为南御史。偶湘兰坐株连，当审，御史见之曰：『尔如此面孔，徒负往日虚名。』湘兰答曰：『惟往日之虚名，受今日之实祸。』御史怜而释之。

二九

丰城龙头山，旧名鸡头。叶御史据胜作江天阁，熊神阿曰：『山不名龙，使鸡有角，更自雄绝。』

三〇

周伯仁以雅度获海内盛名，后屡以酒失。庾亮曰：『周侯可谓凤德之衰也。』袁评：以酒失，名当更进。

三一

汪南明谓王十岳曰：『吾文与弇州何似？』答曰：『凿海志在容流，补天志在无漏。用志不同，各归其极。』袁评：善说。

三二

刘伯刍侍郎所居巷，有鬻饼者，每早过户，必闻讴歌当垆。召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胡饼偿之。复过其户，绝不闻歌声。呼至问曰：「何辍歌之速也？」曰：「本领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

三三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

三四

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潘曰：「俊士填沟壑，馀波来及人。」袁评：前狂。

三五

齐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尝以过系狱。高帝语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数往候之，备加责诮，景秀言：「若许某自新，则吞刀刮肠，饮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释之。

三六

魏恺积年沉废，遇杨愔于道，微自陈。愔曰：「发诏授官，咸由中旨。」恺应曰：「虽复零雨

自天，终待云兴四岳。』袁评：似讽。

三七

庾太尉夜登南楼，殷、王诸贤在焉。后王逸少下，王丞相谓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曰：『惟丘壑独存。』

三八

鉴湖，会稽太守马臻所开，东西二十里，南北数里，萦带郊野，白水翠岩，互相映发，有若图画。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三九

孔融与蔡邕友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邕，融每酒酣，引与坐曰：『虽无老成，尚有典刑。』

四〇

简文在殿上行，王右军与孙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四一

王文度在西川，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着

敝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四二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闲仪。』袁评：形肖略尽。

四三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四四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称曰：『楂梨桔柚，各有其美。』

四五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四六

苏峻乱，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恨。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袁评：妙

甚！

四七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裤，非无文彩，酷乏剪裁。」

四八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座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四九

孙兴公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袁评：善喻。

五〇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二〕。」王曰：「卿知见有馀，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校记

〔一〕「朱」原作「末」，南图藏本作「采」，此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南史·刘讦传》。

〔二〕「荀」原作「苟」，据皖图、南图藏本改，并参《世说新语·言语》。

讽语第十二

吴苑曰：讽者，讥之微也。以言从风，何义焉？曰：草上之风必偃。以有形之草，从无朕之风，非微而何？故曰：讽者，讥之微也。乃次讽语第十二。

一

唐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谓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二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肆诞，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途见鬼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不见人送汝上郡。」袁评：妙极。友乃惭回强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面笑而内愧焉。

三

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娥隅跃青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娥

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

四

宋［齐］太祖尝面许张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上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长史。

五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将正卿。』

六

唐散乐高崔嵬，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水中见何物？』对曰：『见三闾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主，何为来？」』袁评：《朝野佥载》以为谐，非。

七

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者，意未甚适。会与黄幡绰语，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无人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傍学，不闻能通马经。』绰曰：『臣卜于沙堤上，日日见丞相乘良马。』

八

始皇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贼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袁评：妙。

九

优旃侍始皇，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移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盾立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盾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于庑下。袁评：佳。

一〇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耶？』帝怆然赦之。

一一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大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者，令与造酒者同罪。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问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淫具，与欲酿者何异？』先主大笑，弛禁。

一二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何儿得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玄宗俯首久之。

一三

魏文为五官将，时临淄侯才名甚盛，几有夺嫡之议。曹公一日咨于贾诩，诩默然不对。曹公问：「不对何也？」诩曰：「属有所思。」问：「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于是太子遂定。

一四

齐高宗从弟季敞，性颇豪纵。上心非之，尝语之曰：「卿可数诣王思远。」以王谨肃故也。袁评：此冷，不甚佳。

一五

湘东王绎入援台城，顿军武城，淹留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以绎不蚤下，心甚非之。尝与绎双陆，食子未即下，贲敛手言曰：「陛下都无下意。」

一六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参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座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袁评：妙！

一七

王方庆在政府〔一〕，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尝问：「卿在相位，何子之远？」方庆答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一八

高宗出猎，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一九

张真人彦頫府第灾，请赐更造。给谏黄臣曰：「栾巴噀酒，成都火灭。彦頫想乏酒，故有此灾。陛下赐造后，随当赐酒。」由是止。袁评：痛快！

二〇

翟永龄不信佛，其母日诵佛不辍声。永龄佯呼之，母应喏；又呼不已，母愠曰：「无事何频呼也？」永龄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万不怒耶？」母稍止。

二一

晋武既不悟太子之懦，有传后意，诸名臣皆多献直言。帝尝在凌云台坐，卫瓘在侧，欲露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耶？」袁评：不甚佳。

二二二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二二三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着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袁评：佳。玩笑曰：『戢卿良箴。』

二二四

颜驷，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辇过郎署，见驷庞眉皓首，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为会稽都尉。

二二五

五代李茂贞，自称岐王，开府置官属，居岐，以宽仁爱物为务。尝以地狭赋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门无纳取薪者，以其可为炬也。有优者曰：『臣请并禁月明。』茂贞笑而不怒。

二六

黄州黄解元麻，荆州张状元茂［懋］修，相聚蓟门。黄年少有貌，而张乃权相之子，相正总朝柄。黄戏张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张应声曰：『怀佳人兮不能忘。』袁评：可谓讽禅，妙甚！

二七

邹元标论劾张江陵，张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会张朝门外，朝鞭未鸣，二象钩鼻相拒。周谓张曰：『二畜拒公，胡不风上杀之也？』张曰：『彼为朝廷，安可杀？』周曰：『前日邹元标劾公，不知为谁？』张勉强领意，贷元标死。

二八

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所进，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

二九

佛印禅师为王观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为扫烟尘博士、护世界大王、杀人不睫眼上将军、立地成佛大居士。』袁评：妙。

三〇

辛京杲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惭然，左迁京杲。

三一

姚崇对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三二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也。」于是楚兵无相弃遗者。袁评：仁者之言。

三三

晋文公出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逢桑妇而悦与之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三四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

三五

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贾乃卒谋王子立焉。袁评：语俊。

三六

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君饮酒七日七夜，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晏子入见，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而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晏子：『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三七

宣和间乐部焦德，一日从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对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道里远涉，巴至上林，则已焦矣。』袁评：妙甚！

三八

常州苏掖仕至监司，家富。甚啬，每置产，吝不与直，所争一文，必至变色。后因置别墅与售者，反复甚苦。子在旁劝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辈他日卖之，亦可得善价也。』袁评：可谓几谏。掖愕然，自尔乃复少改。

三九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

四〇

浙帅钱镠，时州叛卒五千馀人送款，钱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垒，楼橹甚壮，浙帅携寮客盛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耶？』隐谬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本欲拒敌，设于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

校记

〔一〕『方庆』原作『庆府』，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舌华录卷七

讥语第十三

吴苑曰：讥刺之语，莫盛于诗人。诗人之刺隐，圣人不删；舌士之刺显，君子不取。君子不取，而苾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盖风之可以偃草木，不可以入顽石钝金。入顽石钝金者，则在洪垆利凿矣。讥之一义，譬如洪垆利凿，亦顽钝之他山也。诚世间皆灵石精金，则垆凿已自受模铸，安能复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无耳。若一往一来，两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意。乃次讥语第十三。

一

卢藏用始隐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袁评：稍直突。

二

裴玄本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已，何须问也？』袁评：佳。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袁评：妙。裴甚踧踖不安。

三

李义府常赋诗曰：

　　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

有枣强尉张怀庆，好论名士文章，乃为诗曰：

　　生憎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

人谓之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袁评：妙在以他人戏之。

四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遗、补缺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下驴驱入其间，里行大怒，将加杖罚。令史曰：『今日过，实在驴，乞数之然后受罚。』里行许之，乃数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诸里行羞惭而止。

五

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书为换鹅字，近日韩宗儒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书为「换羊书」矣。」苏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作柬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苏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六

东坡一日会客，坐客举令，欲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人云：「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云：「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盖指荆公父子也。

七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袁评：婉言可爱。

八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九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一〇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袁评：劝柱妙甚。

一一

桓大司马温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缛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袁评：有含蓄。桓有恨容。

一二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一三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

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一四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一〕。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耶？』袁评：妙甚！

一五

陈万年子咸，数言事，讥刺近臣。万年病，召戒床下。语至半夜，咸睡，头误触屏。万年大怒曰：『乃父教戒汝，汝反不听，何也？』咸曰：『具晓所言，大约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一〕。

一六

王忠肃退朝，见一大臣目送美姝，复回顾之。忠肃戏曰：『此妇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头何以掣转？』

一七

陆经多写碑铭，颇得濡润。人问：『子履近日所写几何？』答云：『近日写甚少，总在街上喝道行里。』袁评：恐是自夸。

一八

程篁墩主会试日，曾以关节事被劾。后出场，寮寀设宴，优人扮卖一啼鸡者，叫云：「我有一只鸡，卖价一千两。」人问：「谁家鸡，卖此高价？」答曰：「程学士鸡，只卖个五更啼耳！」

一九

韩愈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馀年，不曾共说着文章，不是敏慧过人也？」

二〇

严嵩诞日，诸翰林称寿，争作恭求近。时菊花满堂，陆平泉独退处于后。同列问曰：「何更退为？」陆答曰：「此处怕见陶渊明。」

二一

卫懿公好鹤，有乘轩者。狄伐卫，公欲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袁评：快极！

二二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甚爱之，谈不容口。蘧常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

落，安得见耶？」因大笑，以岭外非贬不去。

二二三

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袁评：婉而不伤。杜涩口无应。

二二四

朱泚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廪，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谓休不奈官职。乔琳语旧寮曰：「源公真可谓「火迫鄰侯」耳。」

二二五

崔湜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答曰：「过者皆云：崔侍郎门，有力者即得。」袁评：太露。

二二六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上，愔问其故，答曰：「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袁评：同前。

二七

孔稚圭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听卿鼓吹，稍觉过此。』袁评：王韵孔清，不必轻重。孔太矫。

二八

孙一元隐居西湖，矫情不娶，仿林逋以梅、鹤为妻、子〔三〕。后改度，徙至湖州，连娶二妇。有一士过吴兴〔四〕，谓之曰：『仆从西湖上来，一人寄语谯君，君不得无罪。』孙问何人，其人故不语。孙问不已，其人曰：『梅令眷、鹤令郎耳！』孙无地〔五〕。袁评：梅、鹤受此大辱。

二九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也？』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三〇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三一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今日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三二

慈溪某县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谓群下曰：「汝闻破家县令、灭门刺史乎？」有父老应曰：「间者士子多读书，惟闻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令乃默然。

三三

马援为隗嚣绥德将军，又尝游使于公孙述。嚣复命援奉书洛阳，世祖迎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谢曰：「当今之世，非独君能择臣，臣亦能择君。」

三四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有愧色。袁评：谢公为一出，受多许苦。

三五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三六

子瞻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耶？」对曰：「弦也不慢。」』袁评：冷！

三七

王世贞谒相嵩，其子世蕃肃客曰：『家君伤风，不得出也。』王曰：『爹居相位，怎说伤风？』袁评：全句用，故不俗。

三八

卫江州在浔阳，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度］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袁评：妙！

三九

梁何昌寓为吏部尚书，有姓闵求官者，昌寓问：『君是谁后？』答曰：『子骞后。』昌寓掩口笑曰：『遥遥华胄。』

四〇

宋颜延之、何偃值路中，遥呼曰「颜公」。延之以其轻脱，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惭而去。

四一

唐太宗以李纬为民部尚书，会有自京师来者，帝曰：「玄龄闻纬为尚书谓何？」曰：「惟称纬好须，无他语。」

四二

王荆公为参知政事，时因阅晏元献公小词，笑曰：「为宰相而作艳词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吕惠卿为馆职，在坐，遽曰：「为政必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父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吕大以为讥己，遂不协。

四三

唐湖州参军陆濛妻蒋氏〔六〕，善属文。僧知业有诗名，与濛善。一日，访濛谈玄，蒋使婢奉酒，知业云：「受戒不饮。」蒋隔帘问曰：「上人曾有诗云：「接岸桥通何处路？倚楼人是阿谁家？」观此风韵，得不饮乎？」知业惭而退。

四四

王知训帅宣州，入觐，赐宴。伶伦戏作绿衣人，大面如鬼状。或问：『何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问：『何故到此？』曰：『王知训入觐，和地皮卷来，因得至此。』袁评：太突。

四五

文庙继统，陈迪责不屈，与子丹山、凤山同磔于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问：『卿肉气味何如？』对曰：『忠臣孝子，肉岂腥膻？臣尝其美，人闻其香，陛下岂不闻乎？』袁评：俊语从容。

四六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诸王，独不召晔〔七〕。嶷曰：『风景殊美，今日甚忆武陵。』帝因召使射，屡发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尔，今可谓仰藉天威。』

四七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四八

皇甫度辽解官归乡，时人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书刺投谒。度辽卧不时起，既入见，问曰：『闻卿在郡食雁，美乎？』

四九

丘灵鞠尝诣褚彦回，彦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复能起。」灵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为一代鼎臣，不可复为覆悚。」

五〇

武陵张冢宰瀚，与大理卿陈某谒一直指。时陈以两次奉例进阶，妄自腰玉。直指见而惊问之曰：「公何时赐玉？」陈踧踖不能对，张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五一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维其志，以虹霓为丝，以明月为钩。」又曰：「以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丞相悚然。袁评：前狂豪，后讥刺。

五二

刘义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袁评：有韵。

五三

詹坚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为少卿，坚老哀鸣。端初操俚谈诟曰：「子嘴尖如是，诚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当释，自此名不相闻。后十年，端初为淮南转运使，坚老以郎官出

代，既见端初，颇省其面，犹不能记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岂常邂逅朝堂耶？风采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风采堂堂，故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时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五四

刘穆之少贫，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见辱。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谓之曰：「槟榔消食，君何须此？」

五五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当替李逊。清往辞户部侍郎李巽，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耳。」

五六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

五七

晏子使楚，楚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

五八

马季长女嫁袁次阳为妻，初婚夜，次阳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袁评：妙甚！

五九

孙权问蜀益州太守张裔曰：『蜀卓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八〕，何以乃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

六〇

张融与谢宝积，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伤仵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袁评：快极！上大笑。

六一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常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六二

梁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乐；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袁评：佳。

六三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铨，尝有选人被放，诈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

六四

梁太祖受禅，姚涓为学士，上问及裴廷裕行止，涓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上曰：「颇闻其人才思敏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袁评：妙甚！

六五

晏子与楚王坐，忽缚一人来，王问：「何为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桔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味不同，水土异也。」

六六

郑康成在袁冀州坐，时汝南应劭亦归于袁，因起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北面称弟子何如？」郑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

六七

北朝李谐至南，梁武与之游历。至放生处，帝问曰：「彼国亦放生不？」谐对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六八

任彦升在齐，纡意于幸者梅虫儿，用为中书郎。彦升造谢尚书令王亮，亮曰：「卿宜谢梅，那忽谢我？」

六九

王平子尝行经陈留郡界，陈留时为大郡，名有人士〔九〕。太守遣吏迎王，王问吏曰：「此郡人士为谁？」吏曰：「有蔡子尼、江应元。」是时，郡人多居太位者，王以其姓名问，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君侯问官。」袁评：太守可知。王笑而止。

七〇

齐武帝时，诸弟皆无宠。常于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盘，帝笑曰：「污貂。」武陵答曰：「陛下何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七一

高爽常经晋陵，诣刘蒨，了不相接，高甚衔之。俄爽代蒨为县，蒨乃迎赠甚厚。爽受饷，答书云：「高晋陵自答。」人问其故，爽曰：「彼自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一〇〕？」

七二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笑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七三

卢询祖甚有口辩，好臧否人物，尝语人曰：「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见二陆两潘，森然与槐柳齐列。」袁评：婉而不伤，妙绝。

七四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常造之，值一客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许水耳。」介甫倾首沉思，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七五

狄仁杰为相，有卢氏堂姨居午桥别墅，仁杰伏腊修礼甚谨。尝雪后休暇，候卢氏，适见表弟挟弧矢，携雉兔归。羞味进于堂上，顾揖仁杰，意甚轻傲。仁杰因启曰：「某幸为相，表弟有所欲，

愿悉力从其请。」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杰惭而止。袁评：事佳。

七六

郭昱狭中诡僻，登进士，耻赴常选，献书于宰相赵普，自比巢、由。朝议恶其矫激，故久不调。后复伺普，望尘自陈，普笑谓曰：「今日荣甚，得巢、由拜于马下。」

七七

张文潜常问张安道：「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晓事矣。」

七八

王元美预相嵩席，出桑落酒饮之。相曰：「张谓诗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经注》载此酒，想采此诗。」

七九

解缙、胡俨同观进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谓胡曰：「此黄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侥幸得之者。」

八〇

卢肇开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启谢曰：「巨鳌负颐，首冠蓬山。」试官曰：「昨以人数挤排，深惭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语？」肇曰：「顽石处上，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

八一

刘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

八二

竺法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八三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帏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袁评：王亦过望，不必巢、许。

八四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外［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八五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鸮革响〔一一〕，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校记

〔一〕「超」原作「起」，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世说新语·排调》。

〔二〕「年」原作「言」，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三〕「仿」原作「放」，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四〕「过」原作「道」，据南图藏本改。

〔五〕「地」南图藏本作「言」。

〔六〕「濛」各本均作「蒙」，据《葆光录》、《诗话总龟》改。

〔七〕「晔」各本皆脱，据《南史·萧晔传》补。

〔八〕「土」原作「上」，据南图藏本改。

〔九〕「名有」，《笔记小说大观》本作「有名」。

〔一〇〕此句原无，据《笔记小说大观》本补，并参《南史·高爽传》。

〔一〕「鹗」原作「鹗」，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世说新语·言语》。

愤语第十四

吴苑曰：凡物之愤，必郁结而后起，如风怒则厉，泉怒则决，虎怒不择爪，人怒不择言：是皆愤之至也。盖愤不易谈，惟豪杰能之。若世间琐琐衣食之儿，即命填沟壑，不过如鱼鳖之就砧而已耳，安见其愤哉！大抵天地如弹丸，而名物有尽，生才不已，以有尽生不已，求不愤得乎？乃次愤语第十四。

一

武帝拜主父偃为郎中，岁中四迁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赡遗累千金〔一〕。或说之为太横，偃曰：『结发游学，四十年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耳！』袁评：名言，名言。

二

沈攸之晚好读书，尝叹曰：『蚤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三

刘孝孙博学通敏，而仕不遂。常叹曰：『古或开一说而致卿相，立谈顷而降白璧，书籍妄耳！』袁评：妙甚！

四

屠长卿下第归，酒酣，慷慨呼曰：『吾手可扪日月，而一第厄人！东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五

豫章狂生李如龙，常落第归，遇耕牛，大骂曰：『尔腹无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头触之，牛几倒。袁评：鄙俚乌纱愧死。

六

鲍无雄落魄无遇，常以得第自期。一日，于西湖醉后，忽俯水照见影，大恸曰：『丈夫三十岁，尚如此头颅耶？』

七

吴王赐子胥死。将死，言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八

赵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操，仕无伊吕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石于吾墓前，铭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九

苏峻迁历阳太守，诏书征峻，峻曰：『台下云我反，反岂得活耶？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

一〇

和州士人杜默，累举不成名，因过乌江，入谒项王庙。时正被酒沾醉，才炷香拜讫，径升偶坐，据神颈，拊其首而恸，大声语曰：『大王有相亏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进取不得官，好亏我！』语毕，泪如迸泉。庙祝拉杜下，视神目，泪亦涌出。袁评：项王知己。

一一

阮光禄闻何次道为相，叹曰：『我当何处生活？』

一二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共视而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一三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后果以反诛。

一四

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

一五

梅侍读晚年躁于禄位，而病足，常抚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两府者，汝也！」

一六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袁评：英雄语，自当骇世。

一七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一八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袁评：达甚！

一九

郭恕先时与役夫小民市肆饮食，曰：『吾所与游，皆子类也。』

二〇

丘车骑初领骁骑将军，不乐武位，谓人曰：『我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忽引诸伧渡，防我辈途辙。』

二一

虞仲翔放弃南方，谓人曰：『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二二

王彦深不为群从所礼，常怀耻慨，欲以将领自奋。每抚刀曰：『龙泉太阿，汝知我。』袁评：妙。

二三

萧南郡除少府〔二〕，意甚不得。寺内所住斋前，有故种花草甚美，悉令划除，列种白杨树。每

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

二四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夜直中书省，叹曰：『作此寂寂，使邓禹笑人。』禹年二十四封酇侯。

二五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云：『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二六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辞。庾每诣周，庾从前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终日相对。庾从索食，周出蔬食，庾虽强饭，意思极欢。与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难。即仕，至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死。

二七

罗逸平生多读书，不能自润。每叹曰：『男儿在世，场场皆当历过。吾历贫而未历富，历贱而未历贵。虞卿寂寂，岂男儿久为耶？要当觅东街一洒，以完结此心耳！』

二八

王维宁过卖棺肆，叹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为？』

校记

〔一〕「赡」原作「瞻」，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二〕「除」各本均误作「徐」，据《南史·萧惠开传》改。

舌华录卷八

辩语第十五

吴苑曰：辩者无锋不摧，无坚不入。彼以直来，我以横往；彼以顺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战场也，故战国称为辩士。辩之有似于争，君子无所争而取之，可乎？曰：不。『审问之、明辩之』之语，圣人已垂令教，盖不辩无以明格，斯辩亦近道矣。强词曰：其辩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辩语第十五。

一

刘贡父一日问子瞻：『「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非阁下之诗乎？』子瞻曰：『然。』贡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锁碎」，又何常说日月也？』刘不能答。

二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颍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当以是悖德乎？」袁评：绵而无味。

三

高定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袁评：腐儒尚不信，何也？

四

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修为君平设果〔一〕，有杨梅，君平曰：「此实君家果。」修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五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

六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郅类所居名秽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答曰：「未审仲尼有何阙而居阙里。」

七

王浑平吴之日，登建业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馀，得无戚乎？」时周子隐答曰：「汉末崩分，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灭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王有惭色。袁评：从容不迫。

八

岳柱年八岁时，观画师何澄画《陶母剪发图》，指陶母手中金钏，诘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发？」袁评：慧！何大惊，即易之。

九

曾有白头鸟集吴殿前，孙权问群臣：「此何鸟也？」诸葛元逊对云：「此名白头翁。」张辅吴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逊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元逊曰：「鸟名婴母，未必有父，试使吴复求婴父。」张不能答。

一〇

某令贪，监司欲斥之。陈渠为中丞，欲解之，谓曰：『此地穷苦，不比贵乡，墨不满橐也。』监司曰：『盗劫贫家，岂得无罪？』

一一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防要，恐非当今所宜。』谢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袁评：二公俱有经济，但大、小乘耳，谢大王小。

一二

东坡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一三

边文礼见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袁评：奉承语，非辩。

一四

汉东陈太丘寔，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

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过时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

一五

武帝召第五伦访政事，因戏谓曰：「闻卿为吏挝妇翁〔一〕，宁有之耶？」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帝大笑。

一六

倪文毅岳，五岁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对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对曰：「卵白岂止一面？」袁评：大慧！

一七

余肃敏公为户部郎，尝有两势家争田，未决，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与己姓同，合是故产。公曰：「未闻有姓张者讼张家湾。」

一八

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上问之，对曰：「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袁评：韵。上爱其能，弗责也。

一九

刘恕年四岁，颖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二〇

淮海周辉与人论臭腐化神奇，或云无是理，周曰：『药中秋石，何自而出？』袁评：慧。

二一

王绪为大将，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王潮兄弟独扶其母，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乃释之。

二二

王圣美为县令，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不顾圣美。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不？』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何不晓？』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袁评：即孟子，自亦难着辩语。

二三

李勉为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谓勉曰：『众人皆言卢杞奸，朕何不知？』勉对曰：『陛下不知，所以为奸也。』

二四

周彬不治财产，服膺儒学。其妻让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穑，囊箱丰溢，汝之不调，无思悔，毕向何如？』及先主镇金陵，彬囊文往谒，锡赉颇厚。归以所赐金帛陈于庭前，谓妇曰：『吾今与伯叔何如优胜？』妇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袁评：妙甚！

二五

御史大夫李承嘉尝让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礼乎？』萧至忠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若先白大夫，则弹大夫先白谁耳？』

二六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限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天？』

二七

王荆公初参政，视庙堂如无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公同参知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契、稷之时，有何书可读？』公默然。

二八

诸葛亥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

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云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云曰：『逆则应杀，狂何以徙？』

二九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不已。袁评：一咏已不佳，何至骤咏？子猷滞货！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三〇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袁评：韵极！

三一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武［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袁评：前二句乃名语。

三二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奇丑。初婚时，允既见，即欲出。妇料其出必无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其有几？』妇曰：『新妇所乏惟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

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三三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三四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袁评：不能答。

三五

阮宣子以三语为王太尉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

校记

〔一〕「设」原作「修」，据《世说新语·言语》补。

〔二〕「妇」原作「父」，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颖语第十六

吴苑曰：舌之有颖，如弩之有机，天下之利物也。颖之于语，无类不有，惟谐、谑、讥、辩之类居多。然四语已有部领，即四语中有具颖者而颖部无与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谐、谑、讥、辩之语，斯成颖语矣。乃次颖语第十六。

一

诸葛靓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何为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二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在廉、让之间。』

三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之轻所度量？』

四

王俭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求官，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袁评：问亦佳。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

五

梁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帝动色，言：『汝那得如此，岂有说耶？』琛应声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袁评：妙甚！

六

萧琛常于御坐饮酒，属酒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七

张后裔［胤］在并州，太宗尝就受《春秋》。后因诏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裔［胤］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

八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

恒。』

九

唐张林言：毁佛寺，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一〕。或问温庭筠将何对，温应声对曰：『无以过「密陀僧」。』

一〇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出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

一一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群臣叹服。

一二

钟繇昼寝，二子毓、会共偷服散酒，繇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袁评：毓小时即腐。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

以不拜。」

一三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耶？」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曰：「齐庄。」公曰：「欲何齐耶？」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

一四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

一五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袁评：清谈。

一六

孔融与祢衡友厚，跌荡狂放。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

一七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

曰：『何如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二〕。』

袁评：『适』字妙甚！

一八

李令伯常聘吴，吴主与群臣泛论道义，因言宁为人弟。令伯曰：『愿为人兄。』吴主问：『何愿为兄？』令伯答曰：『为兄供养之日长。』

一九

宋世祖尝赐谢中书庄宝剑，谢以与鲁爽送别。后鲁作逆，世祖尝因宴集，问剑所在，谢曰：『昔日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袁评：妙甚！

二〇

张说女嫁卢氏，女尝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搘床龟示之。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袁评：慧！

二一

耿九畴迁盐运使，有廉声。尝临水坐，有童子戏其旁，九畴曰：『此水何清也？』童子应曰：『尚不及使君之清也。』袁评：顺而不谀。

二二二

解学士缙童时，妇翁过其家，解父抱缙置椅上。妇翁云：『父立子坐，礼乎？』解应声曰：『嫂溺叔援，权也。』

二二三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泮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二二四

周仆射伯仁，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耶？』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二二五

孙盛为庾亮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耶？』二子应声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二二六

丁常任，毗陵人，淳熙间为郎。冬至日上殿奏对，孝宗曰：『晓来云物甚奇，卿曾见不？』对曰：『岂惟臣见之，四海万姓，皆见之矣。』

二一七

袁相国履善，六七岁时与群儿戏，自称小相公。潞溪彭公见之，戏曰：『愿为小相。』袁应声曰：『窃比老彭〔三〕。』

二一八

杨大年亿，方与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赋，向石曰：『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袁评：语太暗脉，妙不可言。

二一九

宋太祖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袁评：邪慧。

二二〇

杨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闻其名，召对便殿，授秘书省正字，且谓曰：『卿久离乡里，得无念父母乎？』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叹赏久之。

二二一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仲尼，焉别颜回？』

三二一

袁彦伯宏以吏部郎出为东阳郡，太傅谢安赏宏机速，乃祖之于野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赠之。宏即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袁评：语俊。

三二二

周盘龙为散骑，武帝戏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袁评：慧！

三二四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丧礼。模子虽居处变节，不废婚宦。崔元孙使魏，魏人问二家子侄何以不同，元孙曰：『王尊驱骑，王阳回车，欲令臣子两遂，忠孝并弘。』袁评：俊！

三二五

宋刘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礿偃为吏部尚书，瑀图侍中不得。与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策驷居后，相去数十步。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曰：『牛骏驭精，所以疾耳。』曰：『君马何迟？』曰：『骐骥罹于羁绊，所以居后。』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云，何至与驽马争路？』

三六

吴使张温聘蜀，问秦宓曰：『天有头乎？』宓曰：『有？』温曰：『在何方？』宓曰：『《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刘。』问：『何以然？』曰：『天子姓刘，以此知之。』袁评：『乃眷西顾』、『天子姓刘』二答尤妙绝。

三七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三八

卢志于坐众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袁评：讥。

三九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称；周旋动静，万里如

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四〇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无知？」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四一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武陵蛮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

校记

〔一〕「扛」各本均作「捏」，据唐李绰《尚书故实》改。

〔二〕此句原无，据《笔记小说大观》本补，并参《太平广记》二四九引《御史台记》。

〔三〕「窃」原作「切」，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舌华录卷九

浇语第十七

吴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犹天地之有云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轻易以与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轻薄乎？故轻薄乃狂之甚也。盖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弃天也。弃天之罪，不尤浮于轻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狱，皆轻薄之报，毗沙天子，不肯暂一假借饶人。虽然，此亦自天之纵我耳，可无问也。乃次浇语第十七。

一〇

宋会稽太守孟颉，事佛精恳〔一〕。谢灵运轻之，谓颉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二〕，成佛必在灵运后。』颉深恨之。

二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袁评：今世无此轻薄人，若有之，吾乐受。

三

梁到洽，本灌园人，后得位，谓刘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辇其粪，置其牖下以苦之？」袁评：不佳。洽恨孝绰，竟害之。

四

盈川令杨炯，每见朝官，目之曰「麒麟楦」。人问其故，杨曰：「今铺乐假弄麒麟，刻画头角，修饬皮毛，覆之驴上，驴非楦而何？」

五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蹇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袁评：两人无轻重。

六

陈通方年二十五，举进士，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

「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贮之。

七

薛能镇许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橐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

八

姚岩杰素轻卢肇，或一日与肇会于江亭，卢请目前取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遂饮酒一罍，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袁评：妙甚！

九

张吏部缵与何敬容意趣不协，敬容居权轴，宾客辐辏。有复过吏部者，辄拒不前。曰：「吾不能对何敬容客。」

一〇

柳季云好弹琴饮酒，每出返，家人问有何消息。答曰：「无所闻，纵闻亦不解。」

一一

倪云林善山水，为一代名匠，独不写人物。太祖高皇帝问曰：「每见卿山水俱无人，何也？」倪曰：「世自无人物可画耳！」

一二

杜审言将死，语宋之问、武平一曰：『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

一三

祢正平自荆州北游许都，书一刺怀之，漫灭而无所遇。或问之曰：『何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祢曰：『卿欲使我从屠沽儿辈耶？』又问当今复谁可者，祢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袁评：太无礼！

一四

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耶？将使张子布见乎？』

一五

人问祢正平：『荀令君、赵荡寇皆足盖当世乎？』祢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

一六

褚公与孙兴公同游曲阿后湖，中流风势猛迅，舫欲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惟孙公多尘滓，正当以厌天欲耳。』便欲捉掷水中。孙遽无计，惟大啼曰：『季野卿念

我！」袁评：孙状尤能发千载下人笑。

一七

王奂初拜仆射，刘祥与奂子融同载，刘谓辕下驴曰：「汝努力，汝辈已为令仆矣！」

一八

徐常侍陵聘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示徐，令传之江左。徐速济江沉之曰：「吾为魏公藏拙。」

一九

庾信至北，惟爱温子升《寒山寺碑》。后还南，人问：「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稍解把笔。自馀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二〇

刘昼作《六合赋》，自谓绝伦，以呈魏收。收曰：「赋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甚于文。」昼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袁评：昼何不□至此？

二一

崔信明尝自矜其文，谓过李百药。郑世翼遇之江中，谓信明曰：「尝闻有「枫落吴江冷」，愿

见其馀。」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未终篇曰：「所见不及所闻。」遂引舟去。

二二二

严武以世旧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袁评：无味。

二二三

谢玄晖颇轻江祏，祏尝诣玄晖，玄晖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复停。祏问其故，谢曰：「定复不急。」

二二四

钱端学闻汤胤绩名，往候之，乃质所为诗。汤始称佳，既倦屡请，乃谢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无罪。」袁评：妙甚！

二二五

杨君谦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问曰：「何处佳？」其人不能指，杨袖文曰：「是蹴圆口。」遂去。

二二六

蔡子木酒后，自歌其夔州诸咏。甫发声，吴国伦辄鼾寝，鼾声与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人

谏之，吴曰：「我以南柯板，击夔州腔，有何不可？」

二七

陈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二八

崔赵公尝谓径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径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岂将相所能为？」袁评：非「浇」。

二九

郑光业有一巨皮箱〔三〕，凡投贽有可嗤笑者，即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三〇

东平王锡老贫甚，每节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夸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请出示，竟无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没字碑，宜公好尚之笃。」

三一

谢耳伯结放生社于五明寺〔四〕，以作文为社课。谢倡曰：「如文不成，罚资放生。」沈曼长闻曰：「谢已有功德，何必放生？」人问其故，沈曰：「人闻此语，胜于放生。」

三二

丁度、晁宗悫同在职馆，晁因迁职，以启谢丁。丁乃戏答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笑曰：「得墼胜于得启。」袁评：妙极！

三三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学，惟不能棋。尝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粪与着棋。」

三四

桓温与谢奕善，辟奕为安西司马，惟布衣好。尝逼温饮，温走入避之，奕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五〕，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温闻而不计。

三五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逃而去。其友巢父闻由为尧所让，以为污己，乃临池洗耳。池主乃牵牛上流饮，曰：「毋污吾牛口。」袁评：上古人轻薄如此。

三六

谢鲲为豫章太守，王敦将肆逆，以鲲有时望，逼与俱行。既克京邑，将旋武昌，鲲曰：「不就朝觐，鲲惧天下私议也。」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入觐，主上侧席迟公，宫省穆然，必无不虞之虑。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何损于时？」遂不朝而去。

三七

大学士丘濬，慕桑悦名，召令观所为文。绐曰：「某人撰。」悦心知之，曰：「明公谓悦不祛秽乎？」

三八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见黄叔度，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耶？」袁评：女人亦轻薄。

三九

吴鹿长性坦率，不事矫饰，每遇风雅洗剔之辈，辄皆扫落。人谓曰：「君不得尽卤莽尔尔。」答曰：「予以卤莽遇风雅，复以风雅遇卤莽，胡为尽尔尔？」袁评：救时之语。

四〇

潮阳苏福，八岁赋《初月》诗：

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

人咏之，以示王凤洲，王曰：「极似陈白沙老来悟句。」

四一

钱塘妓郭步摇，与所昵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神，郭每顾之，略不与所昵者接。其人怒

曰：「汝爱伊耶？」郭佯不闻。少年者举杯向岸花酹曰：「春风入林，岂为松柏？」袁评：妙。

四二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常曰：「吾愧厕卢前，耻居王后。」

四三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候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

四四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烝食不？」

四五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四六

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熟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袁评：无味甚。

四七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着膩颜帢，缟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

四八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桓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何所难。』

四九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五〇

魏长齐雅有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五一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袁评：绌。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五一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袁评：妙甚！

五三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

五四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袁评：入轻薄妙。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五五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袁评：眼空两家之妇，太难相。

五六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

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五七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蝝、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貍貉啖尽。」袁评：妙绝！

五八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回也]，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入于耳。」二人受而不恨。袁评：佳。

五九

郗司空方回家有伧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六〇

王夷甫常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六一

孙兴公作庾公亮诔，文多托寄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

六二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常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尔！」

六三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

六四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不为乱伦之始。」袁评：反轻王谢，何也？

六五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

坐便去。

六六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

六七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作将，善云梯仰攻。』袁评：反句法，妙。

六八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六九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袁评：『故』字妙。望卿摆摆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校记

〔一〕「事」原作「字」，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并参《南史·谢灵运传》。

〔二〕「丈」原作「文」，据《南史·谢灵运传》改。

〔三〕「业」各本均作「崇」，据《唐摭言》卷十二改。

〔四〕「明」南图藏本作「湖」。

〔五〕「帅」各本均作「师」，据《晋书·谢奕传》改。

凄语第十八

吴苑曰：凄者，西也，于时为秋。秋之为时也，刁刁焉，摵摵焉。稍具情者，触闻之间，无不堕泪，其义可知矣。又西方为万物告终之处。故次凄语第十八。

一

李斯论斩咸阳市，当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一

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三

陈宫与吕布俱为曹公所执，公谓宫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祀。」固请就刑，遂出不顾。

四

卫夫人见王羲之小时书，便有老成之气，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袁评：古人爱名至此！

五

汉高征黥布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风》之歌，帝自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家沛。」袁评：英雄露真。

六

狄仁杰登太行，见白云孤飞，乃叹曰：「吾亲舍其下！」

七

孔北海被收，时男方九岁，女七岁，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于曹操收之，女谓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遂延颈就刑。

八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妻［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籍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言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九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恬然，增伉俪之重。』袁评：妙甚！

一〇

曹公既杀杨德祖，后与太尉遇于朝堂，曹问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曹公为之改容。

一一

王安期去官，东渡江，道路梗塞，人怀危惧。王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不见其忧喜之

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谢太傅曰：「当尔时觉形神俱往！」

一二

龚胜死，楚父老来吊，哭甚哀。既而叹曰：「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煎，嗟哉龚生，竟夭天年！」袁评：于凄语似未甚当。

一三

羊太傅好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吾魂魄犹应登此。」

一四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感。」

一五

雷宣徽颇涉道书，因读史，废书流涕曰：「功名者，贪夫之钩饵。横戈开边，仗剑讨叛〔一〕，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

一六

张思曼亡后，从弟融赍酒于灵前，酌酒恸哭曰：「阿兄风流顿尽！」

一七

韩雍升江西巡抚，经泰和，念陈芳洲为举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为知己者死，吾将安死焉！』

一八

江陵陈元植，与章华甫、张相期友善〔二〕。陈死〔三〕，华甫检元植所批阅《东坡集》刻之〔四〕，以传其意。每至刻所，出谓人曰：『予一闻敲字声，使人半日思肠不返。』

一九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籍卉饮宴。周侯颙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流涕。袁评：佳。

二〇

卫洗马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袁评：佳。

二一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玡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袁评：英雄分外多情。

二二一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抑欣乐之趣。』

二二三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二二四

陈眉公曰：『寒檐夜雨，大有幽趣。一乞者负薪呼号，便觉光景索然、毛骨俱竦。自尊而贱物、适己而遗人，岂是男子！』

二二五

陈眉公曰：『桃源犬吠，桑间鸡鸣，淳之极也，文之上也。寒潭之月，古木之鸦〔五〕，便有衰飒气象。』

二二六

吴燕孺曰：『吾每从白门归，见江山逶迤，草木苍郁。人常言佳，我觉是别离人肠中一段酸楚气耳。』

二七

夏相公被诏时，自知无善消息，乃指道傍树曰：「白杨，白杨，尔能知我去此不返乎？」

校记

〔一〕「仗剑讨叛」原作「枝剑讨判」，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改。

〔二〕「章华甫」南图藏本作「武林」。

〔三〕「陈」南图藏本作「元植」。

〔四〕「华甫」南图藏本作「相期」。

〔五〕「鸦」原作「雅」，据南图藏本改。

附录

夜棹歌引

明·曹臣

《夜棹歌》，沙宛在事也。宛在为金陵女子，容貌婉秀，最诸姬称。自吴鹿长携之武林，南国称无女子；又曰宛在一去，秦淮渡上残花衰柳，皆能擅色，则女子又多也。以此推之，姬之色可想见矣。

姬与鹿长避居西子湖上，除书剑之外，不能举一物夸人。厨灶之窘，第未着犊鼻裈当垆耳。然车骑豪士，即欲一交鹿长，欢以见姬，不可得。故人慕姬之名者，如霓裳仙子，可得闻，不可得见也。

一日，鹿长以夺情归，先买舟送姬，两人别泪，湖水几添一尺。姬舟至吴门，有太仓王公子者，慕姬名，苦以要姬，姬不允。王一指之下，百奴骤集，攘臂喧阻，从则已，不则行沙叱利之事，以快主意。舟不得前，如堕机网，姬愁不旦夕。

偶有水部使者过焉，使者故与鹿长善，闻姬事，意欲解之，奈公子谨如也。乃就夜拈一诗云：

亦有关法，不候鸡鸣。珊珊其来，时行即行。以掌许纸传关使者。关使者夜半闻门鼓声，意必有他急，急举火入之，乃水部私箴也。阅之，知有所风，吃吃笑不已，随命关吏逸姬。

姬以耳珠换酒犒舟人，连夜弄橹而去。闻两岸枫树声皆作人语，心目悄悄，一夜不能安贴。及明，推篷视之，已度梁溪矣。喜曰：『纵王公子有缩地神通，侬不愁也！今得保归秦淮，庶不负吴郎别泪。』

余时过灵芝寺，逢吴古工道其事，故代姬作《夜棹歌》四章寄鹿长云。水部姓黄，武林人；关使者姓马，大梁人。二公皆豪杰，能拔人难，亦一时奇遘也。（诗略）

校点者按：曹臣作诗常喜撰长文为引（序）置于篇首。此引抄自《文几山人集》卷一《蛙音稿》，叙述描写皆佳。王公子之横、黄水部之豪、马关使之义、沙宛在之艳及对鹿长之情，皆跃然于纸，直可以小说视之。且宛在、吴苑（鹿长）皆见于《舌华录》，故录于此。既可与书中记载对读，也使知其于世说体之外，尚具另一付笔墨。

舌华录序

明·潘之恒

舌根于心，言发为华。以吾心，入人之心，非从耳食；以吾心华，开众心华，非因色显：此

《舌华》所由录也。晋人尚清言，其立论则以无舌通心，识超言外。故有言，不若无言之含章；多言，不若窾言之微中。佛现神力，出广长舌，上至梵世，无数宝树，同时发光，然后还摄舌相，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此药王药上，以知草木味，为世良医；帑梵钵提，以口业异舌，远离三有；富楼那，以辨才无碍，助佛转轮，作狮子吼。如所称甘露沁于牙后，天华坠于麈尾，醍醐出于乳下。『世尊默然，则为许可』。慧力所及，至言不烦。吾取兹录，或有会于斯耳。友人曹苾之，视舌于妻，虑将不掉；防逸在驷，效翕于箕。谋莒而得之意，伐卫而动于色，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远矣。谈者以瓦间青莲，为听《法华》，舌本白强，何关《道德》？余每为挢而不能下，咋而不自坚矣。释海运从而笑曰：『子尚执尘见，未能清净六根，请断子舌，能复出此叙不？』

万历乙卯朱明朔日里社潘之恒撰

舌华录序

明·袁中道

今春一病，柳浪馆上，百事俱废。强起，一小窗常见众华开发，红白纷出，柳浪中若浮若没，若稀若密。对此前境，虽不能霍然自起，倦目视之，不无少醒开合。复以病中狂识展转，参别众芳异相。天地，一华耳，隐士取其幽，佳人取其艳，文客取清，膏儿取富。华本一也，而异之者有十，由异者自天耶，自人耶？病夫着疑，四大增重矣。由此复闭小窗，转乐枯坐。

忽闻敲门声，童子持友人郝公琰书进，介伊友曹苾之所著之书。郝书云：『苾之以聪耳健笔，传他人涕唾之香，纂前人之已有，录今人之未闻，名曰《舌华录》，望君评校焉。』予复自笑：草木一华，尚增疑病；今加舌华，病夫死矣！奈邮者取回甚急，不得已，强一披阅，琳琳琅琅，若堕涕唾海中，无非俊语；语复类分，曰慧，曰名，曰谐，曰谑，曰浇，曰凄之类，类各为引，无引不别。

予一读至此，手足忻然，不觉自起。盖语本一，舌出之者为华，分之者成色，如大风之触灌木小枝，音同一怒，慧眼者类观耳。予先以病起慧，复以慧起痴。今读《舌华录》，非复以慧开慧乎？不揣谬妄，加秽舌源，不识能合作者意不？乃书数语，伴书归之。

公安袁中道撰

陶庵梦忆 张东谷好酒

明·张岱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不能饮一蠡壳，食糟笳，面即发赪。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自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

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

校点者按：所引见《冷语第六》。同一事语，曹臣得之于辗转传闻，张岱亲睹亲听本末起讫，形之于文，自当有高下之别。然曹书所记虽略逊于原语，但仍当得袁中道评之为『妙甚』。此处詈之为『伧父』，并以『点金成铁』相讥，似为过甚，且有失恕道。

文几山人传

清·曹　度

何以谓之『山人』也？生无位于时，名无闻于乡党，独学而无友，故称山人。文几，非山也，第去宅东数百步，向者筑台以镇之，穹然以高，似文案然，假而名之曰山，因以为号焉。臣其名，野臣其字，先字荩之。世廛岩市中，自少嘐嘐道古，有国士自命之想。里中儿裘马过门，翩翩意得，山人宴坐，矻矻相与目笑之，市人不识也。家世自南宋来，聚居久，多以资雄。佳人近在庭阶，阳浮慕之，族人亦未深知之也。山人嘐嘐道古，不少自抑。又耻为干禄文字，不求进取。始好为诗乐府歌辞，三唐两宋之所鼓吹，靡不探已；而好文骚赋选体，诸大家名集靡不玩。渔猎古人而总之，欲以自鸣一家。已，又好游，出大江南北，收三楚二京之胜，历山左、海岱、吴会、百粤之区。偕同志访奇秘，有径必造，造必游，游必记，记则囊而贮之。归语人曰：吾游囊中

物，过陆生南越装多矣。

其寄志高远，在风尘之外。如此年少，以诗赞京山宗伯，同里潘景升盛称其长，即用其语，题而赠之，文载《大泌集》中。晚遇虞山宗伯于京师，角巾布袍，造门引坐。虞山心识之，后定《列朝诗选》而入集，称其哀婉凄恻，苦语愈工。果诗能穷人，意不自聊欤？抑所遭多故，不胜清怨欤？善言山人诗矣！

其诗曰《鬼订》。与郝之玺友善，交称诗，耸肩捉鼻，苦吟不已，相得欢甚也！郝早逝，山人亡以为质，有易牙辍弦于子期之感，时时来梦中，告以诗所得失，故以名其篇。又得《蛙音》刻稿，他未见者尚多。山人家日贫，益好为诗，行踪落落，常受嗤于拙目，而见许于哲匠。生前文名暗吻，而遗诗与一代之作者分席。一人知己，死九泉不恨矣！辑古佳语曰《舌华录》，公安袁仪部序之，予编次诗文四卷，刻《文几山人集》。岁丁亥卒于白下，年六十五。

三子：毓善，字不有，从族祖上林于深州，戊寅冬城陷死焉；泳，字永叔，资研田，客游闽中，归自河南境上，遇盗见杀；中子毓晁，〔字〕无咎，工篆籀，居金陵，及其子大生俱死，后人不可问矣！呜呼，行修名立如山人，两子皆不良死，不再世而莫嗣，天道果足信乎？予于是恫乎有馀悲焉。

校点者按：此文抄自《文几山人集》卷首。作者曹度，系曹臣族弟，是《文几山人集》辑刻者。

列朝诗集小传 丁集下

清·钱谦益

曹山人臣

臣，字野臣，歙人。崇祯戊寅，余识之于长安，角巾布袍，落落有逸气。知余有书痴癖，数为余访求古书。后殁于白下。野臣诗，冥搜苦索，不由康庄，转入僻径。自定其集曰《鬼订》，以为非时人所知也。《哭友》二章，哀怨凄恻，善为苦语。

四库全书总目 子部杂家类存目九

舌华录九卷 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臣撰。臣字荩之，歙县人。是书取前人问答隽语，分类编辑，凡十八门，《世说新语》之馀波也。所录皆取面谈，凡笔札之词不载，故曰「舌华」，取佛经「舌本莲华」之意。上起汉魏，下逮明人，颇为猥杂。原序亦自言近时之事多所润饰，则非尽实录可知矣。

校点者按：《舌华录》事起春秋战国，此处所谓「上起汉魏」乃不确之词。「四库提要」于原书每多妄断误评，此又一例。

郑堂读书记

清·周中孚

舌华录九卷 原刊本

明曹臣撰。臣，字荩之，歙县人。《四库全书》存目。是编采前人问答之语有意味者，分慧语、名语、豪语、狂语、傲语、冷语、谐语、谑语、清语、韵语、俊语、讽语、讥语、愤语、辩语、颖语、浇语、凄语十八门。其于诸书所载，皆取语而不取事，又取口谈而不取往来邮笔，故称『舌华』。前止列所采书目，逐条不著出处，不脱明人窠臼。袁小修中道加以评语，亦近纤佻。前又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及小修序。

笔记小说大观·舌华录提要

此从经史诸子百家，取语不取事，中分慧、名、狂、豪、傲、冷、谐、谑、清、韵、俊、讽、讥、愤、辩、颖、浇、凄十八类。妙语纷披，俯拾即是，试诵一过，何患不舌本生莲也。

作者和版本考述（校点后记）

晚明曹臣所撰《舌华录》，是介于清言小品与世说体小说之间的杂俎性笔记。书分十八类汇集春秋至明末近千人的隽语名言，可谓前此两千年一部袖珍本的名人妙语小百科。关于该书的思想艺术特色，李灵年先生序言已多有论述；作为校点后记，在此交待一下有关作者和版本的问题。

作者的生平

前此有关著录，于曹臣生平疑点颇多。如其籍贯，多数言其为歙县（今属安徽）人，唯清初黄虞稷（一六二九—一六九一）所编《千顷堂书目》云其为「苏州人」（卷十二「小说类」），以致造成隶籍两说。至今人所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尚云其为「安徽歙县人，一说苏州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一七一页）。再如其表字，多数言为「荩之」，唯清初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明末相识「曹山人臣」是「字野臣」（丁集下），以致产生或有两曹臣之疑惑。如今人所著《中国志人小说史》，即云此曹臣「未知与荩之是否一人，待考」（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〇二页）。再如其生平，多数语焉不详，唯《列朝诗集小传》言野臣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于北京识钱氏，后卒于金陵，有诗集名《鬼订》等，尚属知者之言。然因表

字与小说署题不合，故自《四库全书总目》始，即不为诸家所采。

其实，籍贯苏州说，系明显误笔，由小说卷首自署『新都』（郡名，三国吴置，晋更名新安，故城在今浙江淳安县西，与安徽歙县毗邻。隋废，复易歙州为新安，治所歙县）及歙人潘之恒为其作序而落款『里社』某某撰等，皆可为证；表字苍之、野臣，实为一人的可能性也极大。如将《列朝诗集小传》与《舌华录》相对照，会发现两『曹臣』姓名同、籍贯同、身份同、时代同、交友同（钱氏所谓《哭友》二章，即为吊郝公琰之作，而小说卷四《狂语》类引郝氏语，有『吾一懑时，则读曹苍之诗可以消之』）。分析如可成立，便可在钱氏所述基础上，为其拟写小传了。而笔者新近得睹的曹氏《文几山人集》，不仅证实了上述猜测，且有许多新的收获。

《文几山人集》共四卷，前二卷为诗，后二卷为文，系由其『同七世祖兄弟』曹度辑刻（《刻文几山人集序》），付梓于清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刻成于康熙三十七年（分见序、跋）。从卷首所附曹度撰《文几山人传》（下引不注出处者皆出此文）等资料及集中诗文，可对曹臣有关情况作如下勾勒：

（一）曹臣先字苍之，后字野臣，号文几山人，『古歙』（各卷首大题下署）即歙县人。清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卒于白下，享年六十五。故生于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小于钱谦益一岁。

（二）『世受阛阓之业』即出身商贾之家，而『自力于诗书』（卷二曹度跋）。但『耻为干禄文

字，不求进取』；从无功名，为一布衣『山人』。性『好游』，『出大江南北，收三楚二京之胜，历山左、海岱、吴会、百粤之区』；并喜撰游记，『游必记』。

（三）极受『同里』前辈潘之恒（一五五五—一六二二）赏识，『盛称其长』，曾向当时文坛名家李本宁荐其诗作。本宁名维桢（一五七〇—一六二四），『负重名垂四十年』（《明史·本传》），撰有《题曹苾之诗卷》，今存。

（四）一生穷困聊倒，『家日贫』。试举一例：其母『每岁忌辰，以粉合肉作丸，供于祏位，从所嗜也。今年此日贫甚，囊无一文，不能治此。晚乃解幼儿晁胸前所佩小银锁，命大儿善出质肉。不意以街头撮弄夺心，拳中竟为乌有。弄毕始觉，乃泣归门外，不敢入。问之，知其为遗质也。余亦凄然堕泪，随欲加之棰楚。复念此豚为先慈在日钟爱之至，今挞爱孙，此添痛心于地下：是先慈以孙失养，复以养痛孙，即列具盈案，其必不下咽也审矣。但念不能已，乃上山采蕨数十百茎，归煮以供，庶几可了人子之心万一。伤哉！贫人之厄，一至于此』（《采蕨》诗引）。今人读之，仍不禁鼻酸。

（五）『生前文名暗昧』，所交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士。能针砭其『作诗文之病』者，则有郝之玺（字公琰）、罗逸（字远游）、张遂辰（字相期、号卿子）『三君』：『公琰攻吾诗之贼，远游补吾文之阙，二君皆以所长济吾所短；于此兼而济之者，则武林卿子焉。』（《三君诗》序）

（六）早年放浪形骸，『往日游平康里中，口眼轻薄，每洗垢索瘢』（《赠西安二朱姬》诗引）。

为人心高气傲，自称『予本粗狂人，两足走天下。不识慕名人，安知买身价？往往逢世人，人骂予亦骂！』（《寄怀杭州张卿子》）故『行踪落落，常受嗤于拙目』。

（七）妻汪氏，贤惠安贫，『日勤十指，以供薄馇，除炊涤之外，针无停隙；且居又最隘，床与灶邻，终日接膝相对』（《针诮》诗引）。子三，长子毓善，明崇祯十一年清军攻深州，『城陷死焉』；幼子泳，清初『遇盗见杀』；仲子毓晁，居金陵，后与子大生『俱死』。以『行修名立』之曹臣，『两子皆不良死，不再世而莫嗣』，真令人慨叹不已。

（八）所作小说、诗文，今存者有：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三十三岁前后撰《舌华录》；万历四十五年编定诗集《蛙音稿》，取名意为『宁为蛙龟音，不为鹦鹉语』（自序）；万历四十七年编定诗集《鬼订稿》，因梦已死挚友郝之玺『告以诗所得失』而取名。其诗风『哀婉凄恻，苦语愈工』，盖因『所遭多故，不胜清怨』。崇祯五年（一六三二）编定文集《游囊稿》，另有《蒐玉集》文，不详写作时间。诗文四种合之而为《文几山人集》。

以上归纳诸条，或关乎前人未知之史实，或关乎对《舌华录》撰著之理解。今人吴承学、李光摩所撰《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结语云：『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然而也反映出晚明某些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文学遗产》一九九七年第六期第七五页）曹臣其人其作，或许可算是一个尚未引起关注的典型例证。

版本的异同

《舌华录》问世三百八十年来，除了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序刻本外，近现代主要有民国初年石印《笔记小说大观》本、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上海新文化书社排印本及次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参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二三页）。其中尤以『大观』本最为通行，当代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点校本和湖北辞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注译本（书名《历代妙语小品》），均是以之为底本加以整理的。然而大观本所收明清诸作，作为整理研究对象，其价值是要打折扣的。即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历看，所收《客窗闲话》、《志异续编》、《夜雨秋灯录》等书，篇幅仅及原作一半，《里乘》删去后两卷。这在其编者看来，均是无需说明且随心所欲的事情。《舌华录》也不例外，与明刻本相较，大观本的不足十分明显：

（一）卷首潘之恒序残缺。较原文少三十八字，最后一字为『也』，是明刻本首叶下面首栏首字。或大观本所据为一缺首叶上面的残本，因『也』字无法起句而删之，抑未可知。

（二）潘序后缺袁中道（字小修）序言一篇，共计三百七十五字。

（三）正文尽删袁中道眉批，总数近四百条。此举不仅有损全书的欣赏和资料价值，而且也使卷首所署『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及凡例第三条『吴鹿长参定后，经袁小修评点。其中分类有小出入者，袁已笔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见小修目力之高』（眉批有不少是针对归类而发的）失去照

应。

（四）在正文卷四《谑语》类中，于「柳机、柳昂在周朝」条之后，缺十则文字；于「北妓张莲英慧甚」条后，又缺十则；于卷九《凄语》类「江陵陈元植」条后，亦缺九则。共计缺三段二十九则。

关于明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子部杂纂类著录如下：

舌华录九卷　明曹臣撰　明万历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有刻工

在其标注的十二家收藏中，笔者有幸先后查阅了安徽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三种（以下分别简称皖图本、南图本、存目本）。粗略比勘后竟发现，这三本虽版式行款相同，并于卷一书口下方均署「黄德懋刻」，然其文字却各有异同之处！下面分述之：

皖图本，首为潘之恒序，次为凡例、所采书目，正文有袁中道眉批，各卷大题下署：

新都曹　臣荩之纂著

勾吴吴　苑鹿长参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

南图本，潘序首叶被蛀蚀数字（据皖图本可知为「以吾心入人之心」、「以吾心华开众心华」中的两个「以吾」），书目等皆同于皖图本。唯凡例第三条凡涉袁中道处，均已改易为「经韩先生评

点」、「韩已笔端拈出」、「一以见先生目力之高」。大题下所署，于「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唯首卷尚存「批评」二字，其馀各卷均荡然无存。

存目本，凡例、书目、署题等皆同皖图本，唯潘序始自「宝树同时发光」，较原文实少八十九字。然潘序后之袁序，则于三本中为其所独有（此系据序者手迹书写上板者，仿宋刻印则见《文几山人集》附），始与曹度《文几山人传》「公安袁仪部序之」和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及小修序」诸语相符。

皖图、南图及存目本，不仅在序言及署题上互有出入，眉批条数也不甚相合。三本共有的不去管它，皖图、存目本有而南图本无的竟有十五条，南图本独有而另两本无的也有一条，另有一条，南图本属下则，另两本属上则（见《韵语》校记〔一〕）。此外，正文亦非模合板印般毫无二致，仅将三本粗略互校一过，便发现重要异文有五十条左右。这其中，存目本错南图本对的为数较少，多数为南图本错而存目本对的；而在异同之间，皖图本与存目本相同者多，与南图本相同者少。值得注意的是，有极个别条目，虽无所谓谁是谁非，但其异文包藏的秘密，却颇有必要设法去探索其解。如《谑语》类「北妓张莲英慧甚」后之首条（大观本无）为：

□□□为歙令，墨声甚著。后改为南大理评事，司徒方定之笑曰：「陈公昔为富翁，今为评事，怪哉！」

方定之即歙人方弘静（一五一六—一六一一），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上述引文中，以方框所代的

首三字，存目本作「陈进士」，南图本作「陈九官」，而皖图本则为一整体空白，三字阙如，唯于第三字处下部仅馀「口」，似为「官」字之底；「司徒」二字，皖图和南图本则成为「邑绅」。陈九官为鄞县（今属浙江）人，明万历五年（一五七七）进士。据清乾隆纂修《歙县志》职官志记载，此人「万历年任」歙令。可能曹臣著书时，陈氏尚在南京为官，而该处又是曹臣常居之地，故于称谓当有所忌讳。但一书何致会有或闪烁其词、或直呼其名或铲去诸字之不同呢？这还要从为何有关专家学者把凡属「九行十八字白口单边有刻工」的此书皆视为「明万历刻本」说起。

刻工黄德懋，里籍、时代本不详，据今人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云，明代歙县虬村，「从黄文敬、黄文汉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始刻《雪峰胡先生文集》起，开始了黄姓一族刻书的生涯」。他们刻文兼刻图，「待黄德时、黄德宠……等兄弟辈出，乃形成精密细巧、俊逸秀丽的徽派风格」（巴蜀书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二六〇页）。此黄德时，于晚明曾刻程士庄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序本《宣和博古图录》，并与德新、德懋、德进等合刻徽州汪一鸾万历十八年序本《淮南鸿烈解》（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三〇五、三一二页），可知德懋亦为虬村刻书世家黄氏子弟，出道成名于明万历年间。联系《舌华录》潘序落款，故定其初刻在万历年间应无错误。问题在于，这并不应该等于说已知所存十二家凡行款相同并署「黄德懋刻」者，皆可以同一版次视之。如皖图本之有缺字，似非初刻所宜有；南图本于袁评已了无痕迹，似亦非原版所能有。仅就所见三本判断，同署「黄德懋刻」者似应分属三个版次：

（一）存目本当为明万历原刻本。理由是讥讽大致同时甚至可能同居一城的官府中人，直呼其名，必有不便；易以功名官职代称，在《舌华录》亦为通例。如「陈进士为歙令」后第三则为：

李太史与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一日，王夫人病目。某戏李曰「王昏而不能进」。李答曰：「甘为人下而不辞，何也？」

此太史即是曾为曹臣诗作序的李维桢。其人虽官终礼部尚书，但那已是天启年间的事了，其于万历间官阶最尊者便是翰林修撰（太史）。因上引所云颇涉猥亵，故也不以字号相称（本文之所以定李太史为李维桢，一是于万历年间人皆以此尊称之，见《始青阁稿》卷十三《寿李本宁太史先生七十序》、《懒真草堂文集》卷十《太史本宁先生七十序》；一是据《牧斋初学集》卷五十《李公墓志铭》「公娶王氏」，与笔记中「李夫人姓王」完全吻合）。虽这两则事主一为所鄙者，一则所尊者，但同在「谑」类，不称名字的惯例还是客观存在的。据此，视存目本为原刻，或较近情理。

（二）皖图本是原刻本的修刻重印本。与存目本相比，是大同中有小异：一、虽署「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但缺袁氏序言；二、评语条数相同，但字迹已较难识；三、文字虽基本相同，但仍有数条异文，如存目本：

《狂语》第三二则「我以偏师待之」，皖图本「师」作「帅」；同类第三六则「合无陪人」，皖图本「陪」作「赔」；《韵语》第四八则「任育长」，皖图本「育」作「肩」；同类第四九则「辄唤奈何」，皖图本「奈」作「李」；《俊语》第五五则「苟、乐之风」，皖图本「苟」作

「苟」；《讽语》第二八则「且放在脑（脑）后」，皖图本「脑」作「胸」；《讥语》第四三则「得不饮乎」，皖图本「饮」作「欲」；《浇语》第二四则「汤始称佳」，皖图本「佳」作「侍」。加上《谑语》第九八则「陈进士」、「司徒方定之」的铲、改，可知皖图本不是原刻本的重印，而且亦非修刻本的首次印本。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已将「陈进士」、「司徒」改成「陈九官」、「邑绅」的版本。皖图本据此重印，只是「陈九官」云云已引起是非，故在印行时将此三字铲除；且刷印时间距万历原刻不会太远，时间当在天启、崇祯间（《贩书偶记续编》即云《舌华录》「约天启间刊」）。如时隔太久，当也不会再生纠葛了。

（三）南图本似据明刻「陈九官」本翻刻者，时间或在清代乾隆年间，理由是书中已将有关袁中道处或铲除一空，或换改为「韩先生」。如在晚明，袁氏声誉如日在天，得其序评，身价百倍，假托尚且不及，如何舍得删去？降至清代则时变势移，袁中道所作已由畅销书变为「全毁书」（参见清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第八页、雷梦辰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四四页），为了免遭牵累，始会有抽序改名之举。只是又抽又改，无暇面面俱到，以致翻刻时造成卷首大题下所署已除去「公安袁中道小修」而独剩「批评」，空落落无所照应；且凡例中「韩先生」又纯为空穴来风，见首不见尾，版本晚出之迹甚明。此本文字不仅全袭皖图本上列诸条（仅有苟—荀一条是对的），与存目、皖图本相比，刻漏了十馀条评语且不说，又增加了许多形近、音近而误之处，如：顾—项，问—何，召—石，加—嘉，不—胡，杲—

果，蔡—察，诮—笑，比—此，四—曰，裀—茵，次—此，乏—之，姝—妹，嵩—崇，栗—粟，一—与，芜—无，辦—辨等（后一字均是南图本错刻的）。此外，也增加了不少衍脱及音、形差异较大的误刻，还有一些出入较大的异文及胜于前此诸本的文字。

至于清代翻刻本为何仍署『黄德懋刻』，原因可能是此书板片当一直为虬村黄氏家族所存。否则以曹臣身后之绝嗣无继，书板当早已散失矣。另外，虬村黄氏恐亦非单纯刻工，王重民先生在征引黄德时兄弟刻《淮南鸿烈解》汪一鸾序语『乃□剞劂氏之请，遂命重梓』后，曾敏锐地觉察到『黄氏群从，似又以刻工兼营出版事业者』；加之其『子孙相传为业，直至清末民初』尚绵延不绝（李致忠先生语），对于《舌华录》这部颇受欢迎之作，必定会收藏其板并屡有刷印，直至漫漶烂损不堪重印为止。即使至清中叶重刻时，无论是出于对祖先的尊重之心，或者是出于貌似明本的商业目的，均会对『黄德懋刻』四字原封不动的。今人对已无袁中道大名的『韩先生』批评本，仍视之为明万历所刻，其根据当即在此四字。

存目丛书影印的清华大学藏本在三本中固然问世最早，然其书品较差，计有缺页共四处：

（一）首篇潘序明显缺首叶两面（影印件上即是两面丝栏，除版心有明显为后人补写的『舌华录序』外，空无一字）；

（二）目录缺第二叶下面，文字为『凄语第十八』；

（三）正文卷三缺第七叶两面，为《冷语》『洪武京城既完』等七则；

（四）正文卷九缺第十七叶两面、第十八叶上面，为《凄语》『张思曼亡后』等九则。编入存目丛书时，除了第三处注出『原缺第七叶』外，馀皆没有说明。另外尚有错版三处（此或为影印出版时拼版致误），分见存目本第五七〇页上，下部和五九二页下部的左面，此处就不一一交待了。

基于以上对有关版本的分析，此次整理《舌华录》，底本选择了存目本。该本所缺者据皖图本补足，文字异同之处主要参校南图本和大观本（此本文字接近存目和皖图本，然也有小出入），凡参校本有误或一般性异文均不出校，必要时尽量设法核对作者征引的原著；评语则据存目、皖图和南图本汇辑，为方便排版，已改眉批为随文批，并加『袁评』二字。此外，为了易于检索，每类中各条均依次编号，书后并附人名索引。

校点《舌华录》，属笔者主持或承担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皖人笔记小说名著精刊』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明清文言小说选刊』两项目的子目；并承李灵年先生热情赐序、诸伟奇、贾东亮先生严格审改。对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爱，谨致诚挚的谢意。

陆林

一九九八年二月